松京志 四

古蹟　孝子　附錄
人物　孝婦
才行　烈女
忠臣　名宦

松京誌卷之七

古蹟

金寬毅編年通錄云有名虎景者自號聖骨將軍自白頭山遊歷至扶蘇山左谷娶妻家焉富而無子善射以獵爲事一日與同里九人捕鷹平那山會日暮就宿巖竇有虎當竇口大吼十人相謂曰虎欲啗我輩試取冠擲者當之遂皆投之虎攬虎景冠虎景出欲與虎鬪虎忽不見而竇崩九人皆不得出虎景還告平那郡來葬九人先祀山神其神見曰予以寡婦主此山幸遇聖骨將軍欲與爲

夫婦共理神政請封爲此山大王言訖與虎景俱隱不見郡人因封虎景爲大王立祠祭之以九人同亡改山名曰九龍虎景不忘舊妻夜常如夢來合生子曰康忠康忠體貌端嚴多才藝娶西江永安村富人女名具置義居五冠山摩訶岬時新羅監干八元善風水到扶蘇郡郡在扶蘇山北見山形勝而童告康忠曰若移郡山南植松使不露巖石統合三韓者出矣於是康忠與郡人徙居山南栽松遍嶽因改名松嶽郡遂為郡上沙粲且以摩訶岬第爲永業之地往來焉家累千金生二子季

曰損乎述改名寳育寳育性慈惠出家入智異山
修道還平那山北岬又徙摩訶岬甞登鵲嶺向
南便旋溺溢三韓山川變成銀海明日以語其兄
伊帝建伊帝建曰汝必生支天之柱以其女德周
妻之遂爲居士仍於摩訶岬構木菴有新羅術士
見之曰居此必大唐天子來作婿矣後生二女季
曰辰義美而多才智年甫笄其姊夢登五冠山頂
而旋流溢天下覺與辰義說辰義曰請以綾裙買
之姊許之辰義令更說夢攬而懷之者三旣而身
動若有得心頗自負唐肅宗皇帝潛邸時欲遍遊

山川以明皇天寶十二載癸巳春涉海到浿江西浦方潮退江渚泥淖從官取舟中錢布之乃登岸後名其浦爲錢浦閔漬編年綱目引碧巖等禪錄云宣宗年十三當穆宗朝戲登御床作揖羣臣勢穆宗子武宗心忌之及武宗即位宣宗遇害於宮中絕而復蘇潛出遠遁周流天下備嘗險阻塩官安禪師黙識龍顏待遇特厚留塩官最久又宣宗嘗爲光王光即楊州屬郡塩官杭州屬縣皆接東海爲商船往來之地方當懼禍猶恐藏之不深故以遊覽山水爲名隨商船渡海時唐史未撰於唐室之事無由得詳但聞肅宗宣皇帝時有祿山之乱未聞宣宗遭乱出奔之事誤以宣宗皇帝爲肅宗宣皇帝云又世傳忠宣王在元有翰林學士從王遊者謂王曰嘗聞王之先出於唐肅宗何所據耶肅宗自初未嘗出閤祿山之乱即位靈武何時東遊至有子乎王大慚不能對閔漬從傍對曰此我國史誤書耳非肅宗乃宣宗也學士曰若宣宗久勞于外庶或然也遂至

松嶽郡登鵠嶺南望曰此地必成都邑從者曰此眞八仙住處也抵摩訶岬養子洞寄宿寶育第見兩女悅之請縫衣綻寶育認是中華貴人心謂果符術士言卽令長女應命纔踰閾鼻衄而出代以辰義遂薦枕留期月（閔漬編年或云一年）覺有娠臨別云我是大唐貴姓與弓矢曰生男則與之果生男曰作帝建後追尊寶育爲國祖元德大王其女辰義爲貞和王后作帝建幼而聰睿神勇年五六問母曰我父誰曰唐父盖未知其名故耳及長才兼六藝書射尤絶妙年十六母與以父所遺弓矢作帝建

大悅射之百發百中世謂神弓於是欲覲父寄商船行至海中雲霧晦暝舟不行三日舟中人卜曰宜去高麗人閱淸編年或云新羅金良貞奉使入唐因寄其船良貞夢白頭翁曰留高麗人可得順風作帝建執弓矢自投海下有巖石立其上霧開風利船去如飛俄有一老翁拜曰我是西海龍王每日晡有老狐作熾盛光如來像從空而下羅列日月星辰於雲霧間吹螺擊鼓奏樂而來坐此巖讀臃腫經則我頭痛甚聞郎君善射願除吾害作帝建許諾閱淸編年或云作帝建於巖邊見有一徑從其徑行一里許又有一巖巖上復有一殿門户洞開中有金字寫經處就視之筆點猶濕四顧無人作帝建就其坐操筆寫

經有女忽來前立作帝建謂是觀音現身驚起下坐方將拜禮忽不見還就坐寫經良久其女復見而言我是龍女累歲寫經今猶未就幸卽君善射又能善寫欲留君助吾功德又欲除吾家難其難則待七日可知及期聞空中樂聲果有從西北來者作帝建疑是眞佛不敢射翁復來曰正是老狐願勿復疑作帝建撫弓撚箭俟而射之應弦而墜果老狐也翁大喜迎入宮謝曰賴郎君吾患已除欲報大德將西入唐覲天子父乎富有七寶東還奉母乎曰吾所欲者王東土也翁曰王東土待君之子孫三建必矣其他惟命作帝建聞其言知時命未至猶豫未及答坐後有一老嫗戲曰何不娶其女而

去作帝建乃悟請之翁以長女翥旻義妻之作帝建賫七寶將還龍女曰父有楊杖與豚勝七寶盍請之作帝建請還七寶願得楊杖與豚翁曰此二物吾之神通然君有請敢不從乃加與豚於是乘柒船載七寶與豚泛海倏到岸即昌陵窟前江岸也白州正朝劉相晞等聞曰作帝建娶西海龍女來實大慶也舉開貞塩白四州江華喬桐河陰三縣人爲築永安城營宮室龍女初來即往開州東北山麓以銀盂掘地取水用之今開城大井是也居一年豚不入牢乃語豚曰若此地不可居吾將

隨汝所之詰朝豚至松嶽南麓而卧遂營新第即
康忠舊居也往來永安城而居者三十餘年龍女
甞於松嶽新第寢室窻外鑿井從井中往還西海
龍宮即廣明寺東上房北井也常與作帝建約曰
吾返龍宮時慎勿見否則不復來一日作帝建密
伺之龍女與少女入井俱化爲黃龍興五色雲異
之不敢言龍女還怒曰夫婦之道守信爲貴今旣
背約我不能居此遂與少女復化龍入井不復還
作帝建晩居俗離山長岬寺常讀釋典而卒後追
尊爲懿祖景康大王龍女爲元昌王后元昌生四

男長曰龍建後改隆字文明是爲世祖貌魁偉美鬚髯器度宏大有并呑三韓之志嘗夢見一美人約爲室家後自松嶽往永安城道遇一女惟肖遂與爲婚不知所從來故世號夢夫人或云以其爲三韓之母遂姓韓氏是爲威肅王后世祖居松嶽舊第有年又欲創新第於其南即延慶宮奉元殿基也時桐裏山祖師道詵入唐得一行地理法而還登白頭山至鵠嶺見世祖新構第曰種穄之地何種麻耶言訖而去夫人聞而以告世祖倒屣追之及見如舊識遂與登鵠嶺究山水之脉上觀天

文下察地數曰此地脉自壬方白頭山水母木幹
來落馬頭明堂君又水命宜從水之大數作宇六
六爲三十六區則符應天地之大數明年必生聖
子宜名曰王建因作實封題其外云謹奉書百拜
獻書于未來統合三韓之主大原君子足下時唐
僖宗乾符三年四月也世祖從其言築室以居是
月威肅有娠生太祖閔漬編年太祖年十七道詵復至請見曰足下應百六之運生於天府名墟三季蒼生待君弘濟因告以出師置陣地利天時之法望秩山川感通保佑之理
乾寧四年五月世祖薨于金城郡葬永安城江邊石窟號曰昌陵以威肅王后合葬○實錄顯宗十八年加上世祖謚曰元烈后曰惠思 高宗四十年加世祖曰敏惠后曰仁平
李齊賢曰

金寬毅云聖骨將軍虎景生阿干康忠康忠生居士寶育是爲國祖元德大王寶育生女配唐貴姓而生懿祖懿祖生世祖世祖生太祖如其所言唐貴姓者於懿祖爲皇考寶育皇考之舅也而稱爲國祖何也又言太祖追尊三代祖考及其后妃考爲世祖威武大王母爲威肅王后祖爲懿祖景康大王祖母爲元昌王后曾祖母爲貞和王后曾祖母之父寶育爲國祖元德大王云略曾祖而書曾祖母之父謂之三代祖考何也按王氏宗族記云國祖太祖之曾祖也貞和國祖之妃也聖源錄云

實育聖人者元德大王之外祖也以此觀之元德
大王是唐貴姓者之子而於懿祖爲考也貞和王
后寶育之外孫婦而於懿祖爲妣也其以寶育爲
國祖元德大王者誤矣又曰金寬毅云懿祖得唐
父所留弓矢涉海而遠覲然則其志深切矣龍王
問其所欲即東歸恐懿祖不如是也聖源錄云
昕康大王（即懿祖）之妻龍女者平州人豆恩站角干
之女子也則與寬毅所記者異矣又曰金寬毅云
道詵見世祖松嶽南第曰種穄之田何種麻也穄
之與王方言相類故太祖因姓王氏父在而子改

其姓天下豈有是理乎嗚呼其謂我太祖爲之乎
且太祖逮世祖仕于裔裔之多疑忌太祖無故獨
以王爲姓豈非取禍之道乎謹按王氏宗族記國
祖姓王氏然則非至太祖始姓王也種𥠖之說不
亦誣哉又云懿祖世祖諱下字與太祖諱並同金
寬毅以開國之前俗尚淳朴意其或然故書之王
代曆懿祖通六藝書與射妙絶一時世祖少蘊器
局有雄據三韓之志豈不知祖考之名爲不可犯
而自以爲名且以名其子乎况太祖創業垂統動
法先王寧有不得已而恬於非禮之名乎竊謂新

羅之時其君稱麻立干其臣稱阿干大阿干至於
鄕里之民例以干連其名而呼之盖相尊之辭也
阿干或作阿粲閼餐以干粲餐三字其聲相近也
懿祖世祖諱下字亦與干粲餐之聲爲相近乃所
謂相尊之辭連其名而呼之者之轉也非其名也
太祖適以此字爲名好事者遂附會而爲之說曰
三世一名必王三韓盖不足信也○麗史論曰金
永夫金寛毅皆毅宗朝臣也寛毅作編年通録永
夫採而進之其劄子亦曰寛毅訪集諸家私蓄文
書其後閔漬作編年綱目亦因寬毅之説獨李齊

賢撥據宗族記聖源錄斥其傳訛之謬齊贊一代名儒豈無所見而輕有議於時君世系乎其云肅宗宣宗者以唐書考之則肅宗自幼未嘗出閤果如元學士之言矣宣宗雖封光王唐史無藩王就封之制而其遭亂避禍之說亦是禪錄雜記二說皆無所據不足信也況龍女之事何其荒恠若是之甚耶太祖實錄乃政堂文學修國史黃周亮所撰也周亮仕太祖孫顯宗朝太祖時事耳目所及其於追贈據實書之以貞和爲國祖之配以爲三代而略無一語及於世傳之說寬毅乃毅宗時微

官且去太祖二百六十餘年豈可捨當時實錄而信後代無稽雜出之書邪 增

康忠舊居 在松岳山下廣明寺洞事見編年通錄○原下同

永安城 在府西南四十里事見編年通錄

勃禦塹城 文獻備考云今歸仁門俗號吉提塹城○即皇城是也○增 高麗世祖以松岳郡沙粲歸于弓裔裔大喜拜金城太守世祖曰說裔曰大王若欲王朝鮮肅愼卞韓之地莫如先興松岳之地裔即使太祖築勃禦塹城仍為城主時太祖年二十後裔自鐵原移都松嶽居三年還都于鐵原 原下同

卯山古城 在府西二十三里○土築周四千四百十尺高三十尺今半頹圮

開城廢縣 在城西二十五里

首鴨山烽燧 在府西三十四里東應城隍堂南應神堂

神堂烽燧 在府南三十六里北應首鴨山西應黃海道白川郡夫毛里

正陽宮 顯宗二年契丹焚宮闕十二年重修大內改上陽宮爲正陽 原增合

延慶宮 在松岳下其正殿曰乾德宮或稱大觀南門曰廣化東曰東華西曰西華北曰玄武 今稱本大闕其闕庭謂之毬庭 原 ○顯宗九年壬子生於延慶院改院爲宮○李資謙之亂宮闕灰燼仁宗移御是宮剪除資謙其後十六年始還新闕

○東文選延慶宮上樑文蘩魏闕之震地有漢家之離宮據麗史及東文選則延慶似是離宮而原誌以爲正宮金寬毅編年亦以爲延慶宮奉元殿可疑○增

壽昌宮在西小門內顯宗時宮闕焚爇移御是宮其後王多御是宮我太祖亦即位于是宮今頹廢爲府倉廩許琛詩扶蘇王氣欲沉淪仲父潛謀巧奪秦尚有童心窮逸樂豈知天意屬眞人無情鳥語珠欄曉滿目苔斑王座春莫向前朝耆舊說摩挲銅狄會霑巾○原下同

麗正宮文宗祀太一於是宮以禳火灾

館北宮毅宗嘗奪民家增加修飾作窩室築臺飾以金玉窮極奢麗與宦者白善淵王允就置酒召李

公升縱飲唱和公升有句云功名富貴盡驅花下
之三盃後見斥人以爲詩讖

星北洞別宮本侍中金敦時私第毅宗以爲宮

安昌宮本侍中王冲第毅宗以爲宮

靜和宮本叅政金正純第毅宗以爲宮

連昌宮本平章庾弼第毅宗以爲宮

慶明宮毅宗以鄭諴第爲宮陰陽家以謂犬擧頭吠
主之勢不宜臨御王不從

昌樂宮明宗爲崔忠獻所逼幽于是宮

德慈宮忠宣王率百官奉箋上尊號于太上王王衣

紫袍上王衣黃袍受賀時稱三韓盛事

延德宮李資謙犯闕仁宗出御是宮

明福宮景宗改黃州院爲明福

安壽宮睿宗改延平宮爲安壽

崇德宮（在曲巖山麓）睿宗改長慶宮爲崇德

和平宮明宗所御

興盛宮宣宗舊宅

元禧宮宣宗改興慶院爲元禧

保寧宮宣宗改崇慶宮爲保寧

壽德宮毅宗所建有殿曰天寧

提上宮○景禧宮○義昌宮○玄德宮

八仙宮在松嶽山頂 李穡詩石路縈回到上頭八仙宮觀俯神州

福源宮在王府之北太和門內殿內繪三清像○增 睿宗毅宗嘗親醮于是宮原

大明宮文宗建此爲別宮後爲順天館增下同

左春宮在會慶殿東春德門內 世子既冠而後居之

右春宮在昇平門西 王之姊妹諸女居之

德壽宮我 太祖在上王時所御續下同

仁壽府我 太宗封世子後所御

會慶殿在松岳下卽麗朝正殿○圖經會慶殿在閶閶門內基址高五丈常禮不敢居惟受詔拜

表於此又曰九殿猶差會慶為正寢仁宗時爲李資謙所焚後重建改名宣慶恭愍王時經紅賊之亂不復建○滿月臺會慶殿基○按麗史有稱望月臺者蓋宮內之一臺南秋江孝溫松京錄亦以此爲望月臺俗稱滿月臺者豈以望與滿聲近而誤耶○增

我肅廟御製詩繁華氣像漠然衰千載空餘麥秀基欲識古今興喪慶須將伊訓玩心思○英廟御製詩舊都物色漠然衰只有月臺廣一基追惟往年創業處山川景色感予思○許琛詩操鷄搏鴨已雄飛一炸泰宮舊業微天下董公元自健一葦前猶紹竟何歸假威不恤窺神器蹈尾方知觸駭機未待百年悲麥秀君王當日亦露衣○原蘇世讓詩遠客重尋滿月臺松聲蕭瑟轉生哀冥冥獨鳥銜雲去習習和風拂面來望眼儘迷青嶂雪

懷還付紫霞盃憑君莫問當時事落日殘城恨未裁○續

安琛詩 五百年前跡已塵松山蒼翠幾回新苔封輦路樵成逕雨灑毬庭草自春後殿笙歌今寂寞東池舟楫久沉淪悠悠往事憑誰問臺上惟餘月一輪

成俔詩 秋風匹馬松山路訪古行人意未閒流水至今鳴澗谷浮雲依舊鎖峯巒千年文物夕陽裏一代衣冠春夢間五百繁華何處問殿臺無主野花斑○原

徐敬德詩 愁外青山列嶂屏對罇休問半千奠國隨事廢閱天數物逐時興職地靈攬景月臺詩愧短尋僧霞洞骨嬾醒講歡終日人無情能樂何嘗坐豫冥

成守琛詩 山圍故國風烟淡歲月相催陵谷移獨立徘徊人不見石橋西畔愴斜暉○木落霜清滿目秋默思前事使人愁衣冠第宅今安在風雨空山貉々邱

李珥詩 立馬荒城欲暮天綠蕪喬木鎖寒烟雲根只是前朝物碧砌依山幾百年○客懷惆悵立黃昏故堞凄凉野雀喧滿月臺前黃薺合當時輦路已無痕

高敬命詩 獨來坐松下誰與問前朝樹老風當咽臺空雪自消鹿驚城堞毀雉出廢園燒

郭外寺猶在孤僧渡石橋

李達詩

前朝臺殿草烟深落日牛羊下夕陰同是等閒亾國地笑看黃葉滿鷄林○續

洪迪詩

玉樹歌聲盡松都霸業零臺荒猶滿月石老舊瞻星世變皆起忽衣冠已杳冥相逢遼柱鶴駐馬吊榛荊

車天輅詩

博鴨雄圖五百年衣冠變盡舊山川王孫渾入荒臺草霸業空餘古木烟遼柱鶴歸明月下蜀夲鵑叫落花前愁來扣劒興亡地爲爾商歌一帳然○原

車雲輅詩

不堪塵迹逐流年愁對崧山夆薄天何處數聲牛背笛秋風吹落古臺遼

權韠詩

繁華無迹有山河觸目其如感慨何太液枯荷秋色老禁林寒葉雨聲多宮烏愛啄金盤露野鳥能吟玉樹歌瘦馬獨來還獨去不堪斜日照銅駝○登臨忽覺意悽悽興廢人間事不齊宮樹有霜秋葉落王城無堞暮烟低可憐螭陛成樵路誰遣龍池作稻畦此地繁華君莫問至今猶見夜烏啼

鄭弘溟詩

故都風物尚依然一夢繁華問幾年殘郭水聲嗚玦冊滿園春色染苔錢傷心輦路迷荒薺極目村墟鎖晚烟莫謾題詩吊古昔不妨沈醉作閑眠

金

昌協詩

故都三月草茸茸樵牧行歌處處逢搏鴨操鷄空一統飛龍舞鳳尚千峯誰人欲駐東流水是處還稠北嶺松愁絕永嘉詩上語暮烟殘郭復踈鍾

金昌翕詩

蒼山無力但周遭宿物何能更作豪堂陛初因千乘設池臺足見庶民勞螢飛輦路秋烟冷鹿下毬庭夜月高已是寂寥猶有事牧樵人遇挈壺曹

金韶夏詩

問爾中天月清秋幾度來昔時窺禁闥今夜照荒臺重九良辰屆半千往迹哀明光誰與伴我亦為停盃

崔成大詩

賭夢裙屐辮女紅為君歌屬負薪翁䅉田僧過生真主花莚兵來縛侍中刹塔詎資忝慇福樓鍾謾記亦憐功荒臺落日空愁思春草芊芊遍舊宮○一曲丹心休唱悲遺民聽罷泣垂垂槖駞橋上秋風起天壽門前落日時尺木詎能扶大厦蠹根空遣植千枝興亾迭代渾漫事畢竟辛王辨是誰○麗王遺迹只荒臺荆棘最中野卉開何處元妃洗粧閣月如春鏡苑東來○崧陽兒女哭如歌千古興亾奈爾何曾上臯蘭吊百濟義慈遺業亦空波

吳遂采詩

無限夕陽舊殿臺君王輦路野花開空山千古

無情水穿過宮墻寂莫來

尹塾詩 五百年終飛鳥過當時文物極繁華御溝流咽前朝水裔木栖回落日鵝山鬼成螢迎法駕宮娥化蝶舞殘花遺民耕盡粧臺土拾得釵鈿賣酒家○蟠陛虹門亂石堆碧萬王氣冷如灰春歸故國花千樹鵑哭空山月一臺種禍田荒流水悲採樵歌近夕陽同而今域內昇平節獨有南樓畫角哀○續

○毬庭 在滿月臺下神鳳門外其地平曠中有水自廣明洞下水之南北為南北毬庭○按滿月臺及毬庭原誌載於延慶宮下而不若為會慶殿基之分明故今移錄于此○增下同

乾德殿 在會慶之西北 仁宗改為大觀盖朝見宴會之所

長和殿 在會慶之後地勢高峻

元德殿 在長和之後地勢盖高

萬齡殿 在乾德之後 盖寢室也姬嬪侍女於兩廡列室而

環居

長齡殿(在乾德之東紫門內)仁宗改名奉元

延英殿(在長齡之北)王於此親試進士○本名紫宸殿顯宗改爲景德又改爲延英仁宗改爲集賢

慈和殿(在英延之北)仁宗改爲集禧

長慶殿○重光殿○宣政殿(長慶重光卽便殿宣政卽外朝)仁宗改重光爲康安宣政爲薰仁

文德殿顯宗改文功殿爲文德仁宗改爲修文殿恭愍王置修文殿學士盖秘閣也

天福殿或設道場或宴羣臣或迎金宋使(原下同)

乾化殿穆宗有疾設祈禱道場

長生殿光宗嘗宴羣臣於是殿

詳政殿成宗所御穆宗時災

思賢殿成宗日南至嘗御是殿受羣臣朝

天成殿穆宗朝震殿鴟吻

天寧殿毅宗宴羣臣

觀樂殿八關燃燈時所御

合慶殿仁宗改名向福

萬寶殿仁宗改玄德殿爲萬寶

肅和殿仁宗改正陽殿爲肅和

延康殿初號中和殿○崇文殿在大明宮○和平殿在壽昌宮○祥和殿初號雍和

元和殿○長春殿○宣德殿○純福殿○明仁殿○寬仁殿○重華殿

昭格殿在宮城北卽福源宮內三淸殿○原增合

八角殿在花園中恭愍王立二層八角殿周植花卉以爲燕遊之所○尹紹宗詩季年花店賞終古鼎湖情仙露泣華草天香留玉英蘭臺春色薄桂殿夕陽明恨不養松栢玄穹誰拄傾○原金貴榮詩花園猶帶黍離悲風景蒼茫動客思殘壘荒原餘古蹟破垣遺礎只空基三韓已許歸真主八角應須識假兒五百繁華無處問暫停征旆倒深危李憲國詩故國平居不盡悲況逢佳節轉增思天心已厭民勞

日王業空餘麥秀基岳色連雲迷故堞笛聲和雨弄村兒離進莫問前朝事舊恨新愁入酒危

車天輅詩七廟邱墟八角塵青山寂莫枕城闉莓苔發積千門地花柳粧成萬戶春一攢雲烟悲故國百年歌舞樂開人漢園唐苑俱無沒護遺詩豪得句新○續

景靈殿在毬庭傍近 奉安太祖及四親之真太祖則不遷四親則遞正朝端午秋夕重九親奠于此增同下

孝思觀在奉恩寺 太祖眞殿恭愍王改爲景命殿

仁熙殿恭愍王爲曾國公主建影殿于王輪寺東岡狹小其地後移于馬巖之西窮極奢麗

惠明殿辛禑立恭愍王影殿于王輪寺西號曰惠明以順靜王后韓氏配享曾國公主祭于別室

積慶園恭讓王追尊四代考妣立祠于成均館西號曰積慶園其祭儀與景靈殿同

廣化門原誌云正殿南門曰廣化圖經云王府內城環列十三門廣化正東通長衢據今所傳廣化遺址在兵部橋西而向東則其為內城之東門無疑原誌以為殿之南門似誤

昇平門在廣化門內王宮之正南門○麗史動駕儀出宮還宮羣臣皆於昇平門外上下馬

神鳳門在昇平門內殿門十五神鳳最華○仁宗改為儀鳳

閶闔門在神鳳門內

會慶殿門自閶闔門去會慶殿門不過數丈門在山之半石梯磴道高可五丈正殿之門也

西華門在北辰橋西

洪忠平公瑑義碑金載瓚撰略曰按麗史

仁宗四年李資謙與拓俊京叛夜斫神鳳門逼王

急時公以左僕射直都省聞變縋城入侍王不離
側已而資謙焚宮室遷王南宮王與公及將軍具
卓步至西華纔出門賊殺卓遂及公公當刃直前
而死之後資謙敗錄公報國勳贈太尉門下侍郎
謚忠平君子謂西華之變慘於靑城公之忠賢於
嵆侍中云公諱瓘字無黨號靜軒肅宗時登科選
入史館睿宗立以儒術爲王柄用國子則自司業
進祭酒御史則以雜端轉中丞出爲東西面兵馬
使入拜文德淸讌寶文諸學士陞太學士嘗爲禮
部尚書兼知貢擧以左僕射遇西華之禍公在經

幄則闡明訓謨引君當道得格心之本處館閣則大冊高文黼黻皇猷鳴國家之盛掌選舉而鑑別甚明麗朝得人之盛最稱是時筆藝之工亦入三昧大爲中朝人所賞此公踐歷材德之雜出史乘者至若西華一死卽公全忠大節有可以與日星爭光矣重峯趙先生叙歷代忠臣曰在前朝惟洪忠平鄭文忠二人而已噫忠平倡于前文忠繼於後使勝國五百年生氣賴而不死爲天下人臣之準而重峯一言可徵百代嗚呼韙矣公死于西華而西華之名于世盖以公死也古所謂地以人重

者非歟

圜丘 在會賓門外郊祀之地○原

太廟 在花園東○高麗太廟○原 ○花園東有太廟洞崇仁門外又有太廟墟按麗史太廟在崇仁門外自始至終未有改也圖經亦云祖廟在國東門外文獻備考云我 太祖元年 上親享 宗廟 註云松京宗廟 成均愽士宰諸生進歌謠三篇其三曰新廟美立廟親祀也其後四年漢京 太廟始成據此花園東太廟恐是 本朝開國初 太廟而今不可考 增

瞻星臺 在滿月臺西○原下同

九曜堂 醮星處 李齊賢詩 溪水潺潺石逕斜寂寥誰似道人家庭前臥樹春無葉盡日山蜂咽草花○夢罷虛窓月半斜滿林鍾鼓認僧家無端午夜東風惡南澗朝來幾片花

威鳳樓高麗太祖至自百濟御是樓受文武百官朝賀

儀鳳樓 初名神鳳後改是名卽神鳳門樓 凡祀太廟燃燈會八關會擊毬戲皆御是樓揭鷄竿大赦或飯僧數萬或賜中外大酺

紗樓肅宗御樓賦重光殿玉玫瑰花詩召詞臣和進○睿宗御樓召文臣五十六人刻燭賦牧丹詩六韻注簿安寶麟爲第一時康日用以能詩鳴王苛

覩其作燭將盡日用纔得一聯頭白醉翁看殿後

眼明儒老倚欄邊袖其藁伏御溝中王命小黃門

取視嗟賞不已曰此古人所謂白頭花鈿滿面不

如西施半粧慰諭而遣之

宜春樓 後改名龍輝

凉樓 忠烈王每御樓觀擊毬

觀祥樓 初號望雲

解慍樓 在梨井里興國寺東遺址今爲民家

陽和樓 在長源亭側 睿宗詩 西出都門勝地隅萬重宮闕桃江湖芳菲野色斜簾幕浩渺烟波送舳艫昨日文章爭唱和今朝歌吹作歡娛詩中未盡千般景數幅鮫綃命出圖 郭輿

和日象闕西南百里隅法宮高起藉江湖鰲擎金翠雲中閣人在滄浪月下艫物覩盡傾千載德河清長應萬年娛誰能用意烟波享好把丹青入畫圖

臨川閣在會慶殿西其中藏書數萬卷○增

寶文閣在慈和殿前以奉累聖所賜詔書○增　初高麗仁宗改延英殿爲集賢殿選置文學之士我　定宗元年大司憲趙璞請留置書籍令文臣之帶館閣者更日會論經義備顧問　上從之以趙浚權仲和趙璞權近爲提調官文官五品以下充校理七品以下充說書正字改集賢殿爲寶文閣續

淸讌閣在寶文之西以藏諸史子集三閣鼎峙淸讌爲壯麗○增　睿宗以洪灌爲

學士鄭克恭爲直學士尹諧爲直閣講論經史寵
遇無比○高麗金緣記王以聰明淵懿篤實輝光
之德崇尚儒術樂慕華風故於大内之側延英書
殿之北慈和之南别創寳文淸讌二閣一以奉聖
宋皇帝御製詔勑書畫揭爲訓則必拜稽肅容然
後仰觀之一以集周孔軻雄以來古今文書日與
老師宿儒討論敷暢先王之道藏焉修焉息焉遊
焉不出一堂之上而三綱五常之教性命道德之
理充溢乎四履之間越今年丁酉夏四月甲戌有
二日特召守太傅尚書令帶方公臣俌守太傅尚

書令太原公臣傅守太保齊安侯臣儇守太保通義侯臣僑守太保樂浪侯臣景庸門下侍郎臣資謙臣緣中書侍郎臣仲璋叅知政事臣晙守司空臣至和樞密院使臣軌知樞密院使臣字之同知樞密院事臣安仁等置酒高會于清讌閣乃從容謂曰予顧德不類賴天降康廟社儲祉金革偃於三邊文軌同於中夏凡立政造事大小云爲罔不咨稟崇寧大觀以來施設注措之方其於文閣經筵永訪儒雅遵宣和之制也深堂密席迎見輔臣法大清之宴也雖禮有豐殺而優賢尚能之意則

其致一也今入朝進貢使賫諒賚桂香御酒龍鳳茗團珎果寶皿來歸嘉與卿等樂斯盛美臣僚惶駭恐懼退伏階陛辭以固陋不敢干盛禮王趣令就坐温顔以待之備物以享之其供帳之設器皿之列觴豆之實果核之品則六尚之名珎四方之羡味無一不具復有上國玻瓈瑪瑙翡翠犀兕瑰奇玩用之物交錯於案上塤篪椌楬琴瑟鍾磬安樂雅正之聲合奏於堂下王執爵命近臣監勸曰君臣交際惟以至誠其各盡量不辭而飲左右再拜告旨而卒爵或獻或酬和樂孔諧及觴酒九行

且令退息續有中貴人押賜襲衣寶帶以將其厚意焉既而復召促席而坐使飲食擧措各自便或開懷以言笑或縱目以觀覽欄楯之外疊石成山庭除之際引水爲沼嶒崋萬狀清渟四澈洞庭巽會幽勝之趣生而終宴無憚暑之意盡醉劇飲夜艾而罷於是搢紳士大夫擧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以慈儉爲寶而無肆濫之行衣不御文繡器不用雕鏤猶慮一夫之不得所一事之不合度每日焦勞惻怛於宵旰之中至於燕羣臣嘉賓則發內府之寶藏傾上國之異恩而窮日之力以

火繼之猶不以為侈其尊賢重禮好善忘勢之心實可謂高出百王之上矣臣嘗聞昔魯公用天子禮樂以化成風俗故於泮宮則先生君子與之爲樂其詩曰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燕於路寢則大夫庶士與之相宜其詩曰魯侯燕喜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令吾君奉天子恩意以寵待臣鄰故公卿大夫懷天保報上之意言語法從賦我有嘉賓之詩瞽師歌工作君臣相悅之樂懽忻交通禮儀卒度當斯時也人靈之和氣天地之休應上下之施報風俗之化原皆

出於飮食衎衎載色載笑之間豈止永錫難老旣多受祉而已耶必當億萬斯年享太平之福而對揚天子永永無疆之休臣愚且拙遭逢萬幸代匱宰府不以臣之不材特有書事之命辭不獲已謹拜手稽首而强爲記 原 ○錢謙益送劉編修鴻訓頒詔朝鮮詩 寶文淸讌集襟裾飛閣臨川類石渠試按圖經問遺跡輶軒莫忘訪遺書

○增

賞春亭 在宮苑 文宗宣宗肅宗睿宗皆有賞花詩○李詹詩 日夕和風至花木含姸姿登臨極遠目雅致良在玆同遊二三子各自能歌詩放意天地表浩然忘所之彷徨感前古此亭空遺基盛美今不見致此何人斯興衰亦偶爾傷春易生悲○原

山呼亭 在宮苑 李資謙之亂王避火山呼亭 增○李奎報云山呼亭有牧丹盛開賦者多至百人○原

賞花亭 在宮苑 李資謙之亂宮禁焚蕩惟山呼賞春賞花三亭僅存 增

玉燭亭 在宮苑○原 文宗召宋進士愼修等賦詩於此 增

萬壽亭 在壽昌宮北園 宦者尹彦文聚怪石築假山搆小亭以黃綾被壁窮極奢侈 原下同

太平亭 毅宗於闕東壞民家五十餘區作是亭命太子書額傍植名花異果奇麗珍玩之物布列左右亭南鑿池作觀瀾亭北搆養怡亭皆盖以青瓦又

磨玉石築歡喜美成二臺聚帖石作仙山引遠水爲飛泉窮極奢麗

延福亭 在東大門外山臺巖下 毅宗聞城東沙川龍淵寺南有石壁數仞削立臨川曰虎巖流水渟滀樹木蓊蔚命內侍李唐柱等搆亭其側名曰延福奇花異草列植四隅以水淺不可舟築堤爲湖日泛舟酣宴徹夜不止羣臣皆大醉揷花倒載而還或沉醉忘歸衛士甚怨卒致鄭仲夫之難○高麗任奎詩 誰勸君臣入醉鄉不知禍自在蕭墻酣歌未闋瓊樓上醒血交流輦道傍煬帝汴河秋冷落明皇蜀道雨淒涼當時此恨無人識滿目溪山淚數行 李奎報詩 憶昔明皇遊幸日龍舟錦纜傍江湖

勸薇仙妓田畔笑被酒詞臣倒腋扶自古窮奢難遠馭發入懷舊發長吁頹堤不見滄濤拍棲道渾成碧草蕪羅綺飄零共散笙歌換作烏相呼箇中般鑑分明在莫遺遺基掃地無

鍾閣未知的在何處而俗傳古鍾埋于不朝峴南田中云○續下同

武陵亭在府南二十里

清心亭我 太宗嘗講書于此

西郊亭在宣義門外五里許人使之往來迎勞餞飲於此○增下同

碧瀾亭在禮成港岸次距王城三十里亭有二西曰右碧瀾亭以奉詔書東曰左碧瀾亭以待使副

政丞院在慈恩寺側勞軍橋北金溥來降太祖封爲政丞以長女樂浪公主妻之賜宮東一區爲宅後稱爲政丞

院 原下同

天壽院 在城東即天壽寺古址 成化丙申留守李芮構亭於院傍吹笛峯下仍記之曰余嘗聞高麗舍人崔斯立有詩云天壽門前柳絮飛一壺來待故人歸眼穿落日長程畔多少行人近却非竊以謂天壽門是高麗五百年迎賓送客之地也成化甲午余留守于玆見所謂天壽門者只有遺址爲榛莽瓦礫之聚府之人猶踵故事就西峯除地爲臺有大賓客則必於此而送迎焉余一日送客于此登高望遠試問其處則曰吹笛峯也乃知高麗全盛時士大

夫相與送迎于此而遊行焉因恠一代人物之所
會冠盖車馬之所趍何無亭榭臺閣之勝斯立所
謂天壽門者亦不知其何處也盖自 聖朝定鼎
于漢陽幾九十載人物之甭遷年代之乆遠雖有
池臺亭榭其頹廢蕪漫宜無恠乎余之所恠者矣
於是弭節訪古徘徊移日院主康龜壽進言曰儂
父子相繼爲院主具悉興廢之由天壽寺是前朝
之大刹也世傳千宇萬間今遺址如掃皆爲田壠
所存者只行旅投宿之小院耳舊有高樓敞檻在
南亦頹盡無餘謹蔵舊材以待重搆但力微事巨

志無由遂余於院主之言益有感焉僚佐共日國家於此院置主給田盖無忘賔旅之意也以舊都六府賔客之繁迎送之際必于此地則藉野草開帳幕其轉輸之勞不貲或值雨雪賔主遑遑無以爲禮况府西則有迎賔普通之院而東獨無有豈非一欠遂相與晝謀因龜壽所蔵之林而助其不給倩遊手輩作小亭于峯下松樹之間既訖工偕僚佐以登賞四顧開豁一望遼濶遠山集於前長川繞於下道途之逶迤人馬之去來落照晩景果如斯立之詩矣天壽因斯立詩而顯茲亭亦並傳

於無窮則斯立之詩又不可泯也和其詩者不爲
不多今之傳誦者獨有洪侍中彥博之二詩書諸
板尾使後之登臨者知斯立之所以作而樂和之
典守者知斯亭之不可廢而隨壞隨補以無棄前
功則亭也詩也將永傳於不朽而爲西都之勝蹟
矣○李仁老破閑集云都門百步連峯起於後平
川瀉於前野桂數百株挾路成陰行道者必憩息
於其下輪蹄闐咽漁歌樵笛之聲不絕而丹樓碧
閣半出於松杉烟靄之間公子王孫擕珠翠引笙
歌迎餞必於此處王朝畫手李寧爲其圖付宋商

後王求名畫於宋得一美畫而來李寧曰此臣所畫天壽寺南門圖也○高麗康日用欲賦鷺鷥每冒雨至天壽寺南溪觀之一日忽得一句云飛割碧山腰自喜曰能到古人不到處○李仁老詩送客客未到尋僧僧亦無惟餘林外鳥終日勸提壺李奎報詩連天草色碧烟昏滿地梨花白雪繁此是年年離別處不因送客亦銷魂洪彦博和崔斯立詩溪深柳綠乳鴉飛滿路清陰信馬歸畢竟功名將底用回頭五十二年非成任詩繁華事散野雲飛流水無情去不歸詩句尚留迎送地市朝人物已全非金守溫詩頹垣破礎暗螢飛蘼得都人指點歸却似千年遼鶴喉山川如舊昔人非李承召詩亭下清江白鳥飛登臨携酒送將歸百年強半愁城裏惟有醉鄉無是非○原車天輅詩綠盡平蕪入乱山石橋南路掛孱顏

桃花逸豆晴沙上竹葉離樽古柳間極目數行低去鴈斷腸三疊唱陽關昔人過鳥今何在風月無情覺自閑○續

藥王院在進鳳山下○原下同

大悲院在西補國寺傍忠肅王時僧嵩仙勸王刱院聚城中病人救藥贍衣食按能出山南有大悲峴疑因此得名

磨前院在青石洞南

注波院在城西南

西普通院在土城承平門外

南溪院即開國寺南路也前有雙竿立石及長明燈石

狻猊驛 在城西二十里 世傳遼使狻猊死於此故因名焉

惠民署 在南大門外通遠有層閣

活人署 在訥里門外一里許

司圃署 在保定門外即開國寺古基

蜚雲觀 在永福里

都評議使司 在花園東今稱合坐洞 鄭道傳記洪武二十二年十二月丙午殿下命臣道傳曰都評議使實予相臣左右我寡躬者也當政之始而使司廳適成爾宜記其顚末明示後世臣道傳拜手稽首而言曰國家置門下府掌理典三司掌錢穀密直掌軍旅

各司其職有大事則會三府以議之謂之都評議使司因事置罷盖周禮官聯之遺意也近來使司專總衆職常置不罷其職任禮秩固已重於百僚矣而無定署至是新作署宇門下賛成事臣禹仁烈評理臣偰長壽臣金南得政堂文學臣金湊同知密直司事臣柳和簽書密直司事臣李恬慈恵府尹臣俞光祐實董其役焉凡斛材塼瓦皆役雇直之徒而督勤工繕經營於旬月之間民不知勞其巍然而據于中者曰使司廳翼然而拱于左右者曰首領官廳首領官即古卿士之職也承以廊

廡繚以垣墻以至庖廚府藏無不周完矣殿下始以門下侍中臣沈德符守門下侍郎臣李我太祖爲判事三司則判事臣王安德以下門下則贊成事臣鄭夢周以下爲同判事密直則判事臣金士安以下爲使正其名稱使司之任益重矣唐以他官帶同平章事者得爲宰相即其制也臣道傳亦濫以庸踈同判使司而命臣以記文臣不敏何足以言哉語曰能近取譬臣請即此廳而言之堂宇譬則君也樑棟譬則相也基譬則民也基當堅厚樑棟當安峙然後堂宇得以固緻矣樑棟上以承其

宇下以藉其基猶宰相奉君父而撫民庶也書
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此之謂也入此廳者視其
宇思所以奉吾君視其基思所以厚吾民視其柳
棟思所以稱吾職可也古之善相天子者有若皐
夔房杜其在列國有若叔向公孫僑皆名相也雖
有天子列國之殊所以順天時遂生民奉君上理
庶官則其職一也皐夔不可尚已房以謀杜以斷
叔向以直公孫僑以惠蓋非謀事不集非斷事不
成非直民不服非惠民不懷若數子者亦善其職
矣然猶有所未盡也必若先儒眞西山之論相業

曰格君曰正己曰知人曰處事然後可也夫格君者亦自正而已身旣正矣須有知人之明處事之才乃可濟也幸今國祚中興明良相遇上以誠待下下以誠事上此東方一盛際也爲相臣者宜各自勉以副登庸之意則使司之設其庶幾矣於是乎記

太常寺在梨峴西

軍器監在梨井里前朝時多藏石硫黃至今土化硫黃其東爲政丞洞在內東大門之內麗時名公鉅卿多居於此

國子監在太平館北○增下同

將作監在勞軍橋北

征東省在佛恩洞南元至元間以征日本命高麗王置省典軍興之務後復遣官以中國之法治之至恭愍朝上表曰比來省官皆托婦寺濫受朝命擅作威福願自今革去

迎賓館在午門外正高麗顯宗置迎賓會仙二館以待諸國使臣原

順天館在炭峴門內今成均館卽其舊基高麗文宗建此以爲別宮名曰大明自元豐朝貢之後無以待中朝人使故

改爲館而以順天名之後改爲崇文殿又改爲崇文館 增

九齋學堂 在紫霞洞口 高麗顯宗以後干戈纔息未遑文教文憲公崔冲收召後進教誨不倦學徒坌集遂分九齋曰樂聖大中誠明敬業造道率性進德大和待聘謂之侍中崔公徒凡應擧者必詣徒中學焉及冲没後凡赴擧者亦皆隷名九齋籍中謂之文憲公徒又有儒臣立徒者十一弘文公徒侍中鄭倍傑一稱熊川徒匡憲公徒叅政盧朝南山徒祭酒金尚賓西園徒僕射金無滯文忠公徒侍郎

殷鼎良愼公徒平章金義琛一云郎中朴明保貞
敬公徒平章黃瑩忠平公徒柳監貞憲公徒侍中
文正徐侍郎徒徐碩龜山徒未知爲何人世稱十
二徒冲徒爲盛東方學校之興盖由冲始謂海東
孔子 原○遺墟碑 洪良浩撰 略曰東方學校之興由先
生始世稱海東夫子先生諱冲字浩然生於高麗
成宗丙戌在中國宋太宗雍熈三年也于時周程
諸賢未出孔孟之道未明於天下而先生奮起海
外獨以斯文爲任其名九齋如誠明率性出於中
庸之訓則表章中庸先於程子而傳道之功暗合

於千載之下嗚呼盛哉麗訖而國遷文獻無徵徵言精義未有所傳壇齋遺墟蕪没於荒田之中斷礎零落尚有存者樵兒牧叟指點咨嗟今海州崔君永壽以先生裔孫倡多士將立石于舊址來請辭於余不佞嘗持節海西拜文憲書院述九齋記揭于壁盖海州之九齋則先生家塾也紫霞之九齋卽仕于開城時所建也於今八百餘年泯而復彰豈惟多士慕賢之誠抑由國家文明之化無遠而不顯歟銘曰松嶽巖巖紫霞騰光有斐宏儒奮起箕方九齋絃歌厥聲洋洋需于王國蔚然其章

世遠跡湮遺風未亡鳥啼水流草木餘香 續

中和堂 在紫霞洞洞有小瀑雙垂石壁如屏名爲水落巖上有堂基○原○南秋江錄有一老父自言家在中和堂舊基請爲前導入一洞左視王輪寺而有堂基堂上小峯後有洞曰墨寺○按秋江錄如此而今俗傳中和堂田在王輪寺東則其爲在紫霞洞者誤○增 麗相蔡洪哲邀權溥以下國老八人爲耆英會於此自製紫霞新曲令家婢歌之曰家在崧山紫霞洞雲烟相接

中和堂喜聞今日耆英會來獻一盃延壽𣪺盖托紫霞仙人來壽之辭也今傳樂府○權溥詩 露洗銀洞月色圜酒盈金盞却天寒紫泉一曲人如玉紅燭花殘夜未闌 曹繼芳詩 夢裏曾看鶴背天羽衣仙樂列尊前若將勝事詩他日須說人間丙子年○原

東山齋在城東一云寶鳳山頂有遺址云 高麗睿宗時郭輿固求退居賜城東若頭山即寶鳳山舊名一峯搆室以居號東山處士名其堂曰虛靜齋曰養志親書額賜之一日王微行至山齋輿適入城王徘徊久之賦何處難忘酒一篇題壁而還詞曰何處難忘酒尋真不遇回書窓明返照玉篆掩殘灰方丈無人守仙扉盡日開園鶯啼老樹庭鶴踣蒼苔道味誰同話先生去不來深思生感慨回首重徘徊把筆留題壁攀欄懶下臺助吟多態度觸處絕塵埃暑氣蒸林下薰風入殿隈此時無一盞煩慮滌何武○輿和云何處難忘酒虛經寶輦回朱門追小宴丹寵落寒灰鄉飲逼宵罷天門待曉開杖還蓬島逕屐惹洛城苔樹下青童語人間王帝來鰲宮多寂寞龍叔久徘徊有意仍抽華無人獨上臺未能瞻日月却恨向塵埃搔首立階下含愁倚石隈此時無一盞豈慰寸心哉○原增合

竹林堂 在花園東李齊賢第今有遺砌水鐵洞又有公第○原○本朝 正宗癸丑前僉使金始泳宅其墟府人有爲留後營生祠堂者請以厚價易之始泳不許曰此先賢遺墟吾雖貧不可貨也議遂寢巖底有遺井石甃宛然

遺墟碑記先生諱齊賢字仲思仕高麗歷事五朝官至門下侍中雞林府院君謚文忠公嗚呼先生德業文章煊炳一世而八年攝國上下賴安昭載國乘播人耳目宜其百世之下人之不能忘也遺址在松京子男山東世所稱竹林堂舊基是也迄今四百餘年村人野老猶爲指點况在後昆安得無桑梓之感乎不肖適尹茲土謹竪石以標之府南水鐵洞又有遺址見於地誌而

今無以的知其處玆肅附識于此云十五代孫鎭宅記○續

姜邯贊第○安裕第○李穡第○韓脩第以上四賢第俱在良醞洞○原遺墟碑文許穆撰按麗史本傳文成公諱裕嶺南順興人初仕元宗世歷事三王爵至都僉議中贊修文殿太學士麗俗尊事浮屠學校衰廢乃建議增學錢入中國求五聖十哲諸子圖像以祀之修祭器禮樂之物具經史諸子百家書爲文學之士李㦃李瑱掌經史教授於是禁內學館內侍五庫學士七館十二徒諸生皆學焉學校之興於斯爲盛卒謚文成後忠肅六年從祀文宣廟輿地開

京古蹟姜仁憲公邯贊安文成公裕李文靖公穡
韓文敬公脩古宅在良醞洞云今太平館西國子
監下旣世遠父老傳說亦不傳猶指言良醞洞而
已今有安苗裔前善山府使應昌立閭巷碑於街
口盤石上 續

李奎報第 在鷺溪○原下同

權溥第 在太平館里有遺墟碑

韓渥第 在花園東後爲合坐司公官至僉議政丞性謹愼有器局配享忠惠王廟○續

鄭夢周第 在花園北崧陽書院卽其舊基院東有遺墟碑○原

金九容第 在龍岫山書齋洞○原○號惕若齋好學謹飭詞章辛禑時以行禮使往遼東盖禑爲

人所給遣九容私謝遼東也遼東諸將以為人臣義無私交執送京師　帝命流大理衛至瀘州病卒○積

金濤第在蘿蔔山有遺墟碑○原○辛禑五年楊伯淵之獄辭連濤被逮拷掠甚酷絕而復蘇遂誣服殺之梟首門生十餘人護其屍有李悰者抱屍入川洗其血解衣衣之裹以簟網其首而懸之再拜而去

遺墟碑陰記

嗚呼松都蘿蔔山下八字洞寔我先祖考高麗密直提學公所居之里公姓金系出延安諱濤字長源號蘿蔔山人少遊於牧隱李先生之門以文章節行名當世恭愍朝擢高第洪武四年以右正言選入　皇朝中制科授東昌府丞及還本朝歷踐華顯官止密直提學恭愍嘗手

書蘿菖山人金濤長源八大字寵賜馬牧隱先生述上札賛戚加稱揚一時名流咸爲詩以頌美之時人仍名其所居里曰八字洞舊傳公墓在蘿菖西距十里許德達洞而今失其處顧此八字洞之名又將泯滅十一代孫相元適忝居留于本府與宗弟海西觀察使相玉相議竪石于蘿菖之下以壽其傳仍略記創名之由書于石陰俾後來知之焉 續

閔齋第 在南部郭莊里俗稱本宮卽我 太宗國舅驪興府院君第 元敬王后誕降之所 ○續 ○舊有遺墟碑留守兵翰源又立碑建閣

碑閣記 元敬王后閔氏

太宗恭定大王坤極而誕降於驪興府院君本第
即此地也伏惟皇天眷命翟儀配尊盛德陰功協
贊龍飛之會綿瓞茀祿篤膺麟趾之慶寶啓我萬
億年 宗社無疆之休原始溯本夫豈偶然也哉
寶鼎既定貴戚世家亦隨而南本第則墟落空曠
今直爲樵牧之藪亂礎層砌略可辨其遺基而舊
有短碑載沙麓之祥及府院君裔孫私識也臣翰
源待罪居留適得民間流傳馳進奉審後取閱家
所藏文獻始伏覩 肅廟 英廟兩朝皆有成命
飭本府竪碑遺墟植木環標而特本府有事遂爲

年久未遑之擧臣翰源惶恐不敢自隱謹擄實以聞于 朝領議政臣金載瓚 筵奉睿旨趣令改碑守護一如守臣所請臣翰源退而亟治新石顯刻八大字就本第誕降舊基趺而安之上建小閣丹雘如制仍置守直人戶蠲其徭使得專奉修掃廣植檜松爲永遠之圖夫山川之毓靈厚矣日月之胚精久矣塗莘盛蹟始彰於四百年之後竊意在天洋洋默賜指導有符於基命宥密之昌辰也歟嗚呼異哉 增

宋松禮第 在子男山東官侍中○續

禹玄寶第 在太廟里有遺墟碑○原

崔瑩第 在梨峴○原 車雲輅詩 圖國真忠死悲凉老鐵城斷頭身自立全節世皆驚

海渴忠難渴山平恨未平高陽餘古墓春草不敢生○續

成汝完第 在善竹橋東南有遺墟碑○續 碑閣重建記出松京南門折而東約二里有橋曰善竹東南十武許實我先祖怡軒先生舊第先生麗臣也歷事六王 并禑昌爲八王 致位崇顯至恭讓時退而家居與圃隱鄭文忠接巷隣德文忠之將成仁也過先生未及門而致命麗祚遂訖先生廼晦跡于抱川之王方山黃冠野服坐卧一小菴嘗有詩曰圃友中心結村翁綠面

親王方山下蕨今世採無人屢拜侍中不起年八十九完名考終後之尚論者以爲先生心事同鄭文忠出處似牧冶二隱而沙川松山之淸風峻節並備而俱全宅傳至二百餘年而燹於萬曆壬辰荒煙野草不復知爲肯搆之堂而一片短碑埋沒於苔花土暈之中桑海之感羹墻之慕不覺汪然而涕以是年九月癸丑鳩材董役至十月庚午而落之結搆之庳而窄虞風雨也階庭之碱而莿防溝澮也丹雘不敢侈昭先儉也工匠不加督咋人和也既而付竹橋之僕掌其修壁于錢若干使歲

息而資其贏嗚呼市朝變遷陵谷改易而獨先生之宅墟而能碑碑而能閣至今五百年之久而父老指點過者感歎此殆鬼物陰護是墟俾吾先祖名德節義不歸於泯沒而無傳也 後孫龍甲記○增

吉再第 在龍首山東原○下同

南在第 在太平橋南有遺墟碑

本朝徐敬德第 在東部禾井洞

聚勝堂 在分奉常寺前 留守坐衙之所睦公敍欽爲留守時建九杯亭於門外鑿小塘於亭前今皆破毁

傳疑 俗傳延慶宮基是老鼠下田形故道詵定基時造石猫坐于宮之前山又造石犬坐

于子男山下又造石虎坐于羅嵩山下以相壓勝至今有坐犬里虎井洞之名皆其時所稱云○羅城內諸水會于廣德坪東出于保定門南惟梨峴外諸澗流別為一派故壅時有鑿峴引入之議云○西部太平館里有所謂士園俗傳敬德宮試科時高麗遺士齊會此園議定去就故名云

古貞州 昇天府古址在今昇天浦古城北二里而世傳古貞州之治在其西偏今淪入于海○自此至退憂亭皆舊豊德古蹟○增下同

德水廢縣 在府南二十里本高句麗德勿縣一云仁物新羅改今名高麗因之顯宗九年屬開城縣爲尚書所掌文宗十年創興王寺于縣移縣治於楊州十七年直隸開城府恭讓王元年置監務本朝太祖七年省監務屬豊德

昇天山城 在府南四十里昇天浦邊周回十里許今有土址諺傳七十井今太半堙廢

壽康宮忠烈王四年作壽康宮于德水縣馬蹄山自是常觀獵于此

臨海宮 在昇天浦西岸

長源亭 在府西南四十里 道詵松嶽明堂記西江邊有君子御馬明堂之地自太祖統一丙申之歲至百二十年就此創搆國業延長文宗命太史令金宗元相地作亭於西江餅嶽之南又得端文石于亭下淵中○睿宗遊長源亭和郭輿詩 別舘逢人擬謫仙上樓同望晚江舡吟搜好景勞詩筆笑得歡情付醉筵紅葉黃花當此日綠楊芳草憶前年只將親意忘時態忍抱狂吟繼雅篇薄暮汀邊明蟹火夕陽村外起人烟溟濛海氣風驅去月上秋霄照碧天○郭輿詩輦路

東風我獨先馬頭春色入江天日暄野壠新年[illegible]
水繞離宮薄暮烟微雨鳥聲桃菜地綠波人語釣
魚船鳴鑾已近芳菲
促不待淸明必賜筵

退憂亭 在府南四十里高陽里李廷菴退老搆此亭扁以退憂

松京誌卷之七

松京誌卷之八

人物

高麗王希順 佐太祖定三韓爲功臣○原下同

王珪 太祖從弟寧海公萬歲七世孫年七歲爲東宮學友初授軍器主簿官至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王世慶 希順八世孫毅宗朝登第累歷左正言中書舍人陞諫議吏部侍郎

高令臣 少孤力學善屬文登第累進右諫議大夫論議慷慨無所屈撓歷吏禮部尚書官至檢校司空參知政事謚良敬

金晙 少英銳好學擢魁科官至兵禮部尚書參知政事謚貞愼

姜邯贊 成宗朝人華使夜入始興郡見大星隕于人家遣吏覘之適其婦生男使臣心異之取歸以養是爲邯贊及爲相宋使見之不覺下拜曰文曲星不見久矣今在此也性淸儉不營產業體貌

矮陋不踰中人正色立朝臨大事決大策屹然爲
邦家柱石時歲豊民安中外晏然人以爲邯贊之
功也顯宗朝契丹兵除西京留守王手書告身
曰庚戌年間有虜塵干戈深入漢江濱當時不用
姜公策舉國皆爲左衽人官至門下侍中致仕歸
城南別墅著樂道郊居集年八十四卒謚文愍配
享顯宗廟庭文宗贈
守太師兼中書令

安裕 元宗朝人性莊重安詳人皆畏敬在相府能諫
善斷常以興學養賢爲己任年六十四卒謚文
成號晦軒
從祀文廟

韓脩 字孟雲年十五中第善草隸忠定初爲政房必
閣赤王遜于江華脩從之由是名重一時恭愍
朝累遷代言典銓辛旽方得幸於王脩密啓旽非
正人恐致乱敗王曰脩有先見之明辛禑立拜
密直提學賜輸忠贊化功臣號封上黨君後改封
爲淸城君年五十二卒人皆惜之謚文敬有柳巷
集行
于世

李穡 字頴叔天資明敏博覽羣書爲詩文操筆輒書
恭愍朝擢魁科又中征東行省鄉試第一名充
書狀官如元赴庭試歐陽玄見穡對策大加稱賞
遂擢置第二甲第二名勑授應奉翰林東還爲吏
部侍郎遷右諫議請行三年喪王從之官至門下
侍中掌國文翰數十季累見稱中國勉進後學以
興起斯文爲已任入本朝封韓
山伯謚文靖有牧隱集行于世

權溥 字齊萬年十八登第累官至僉議政丞性忠孝
嗜讀書嘗以朱子四書集註建白刊行東方性
理之學自溥倡又裒集歷代孝子六十四人使婿
李齊賢著贊名曰孝子録行于世溥及子婿八人
皆封君世號一家九封
君年八十五卒謚文正

李齊賢 忠烈朝登第忠宣留燕邸構萬卷堂召齊賢
至時姚燧閻復元明譱趙孟頫等遊王門見
齊賢稱歎不已元欲立省本國齊賢上書都堂其
議遂寢旣還國羣小煽亂齊賢屏跡不出著櫟翁
稗說恭愍即位未至國命齊賢攝政丞權斷征東
省事時恭愍王在元國空虛措置得宜人頼以安恭愍

之辛辛旽也自王曰旽骨法類古之凶人必貽後患及旽之敗王曰益齋先見之明不可及已自火儕輩不敢斥名必稱益齋官至門下侍中鷄林府院君年八十一卒謚文忠配享恭愍廟庭

鄭夢周

字達可為人豪邁絕倫有忠孝大節少好學不倦精研性理之學深有所得恭愍王九年應舉連魁三場遂擢第一人累官至三重大匡守門下侍中封益陽郡忠義伯　大明興三請于朝首先歸明權臣欲害元公抗章論斥謫彥陽時倭寇充斥拘囚使者權臣嗛前事繼使公入皆危之公略無難色及至陳說交鄰利害主將敬服館待甚厚後致命于善竹橋　本朝嘉其忠節贈領議政謚文忠從祀文廟有圃隱集行于世

朴尚衷

字誠夫恭愍朝登第爲禮曹正郎叅證古禮序次條貫以爲祀典時士大夫父母喪百日即除公欲終三年不得雖就職不食肉終制辛禑初李仁任欲事北元再上疏極論忤仁任意杖流道死年四十四爲人慷慨有大志博該經史善屬文嘗寄詩代言林樸云忠臣義士世相傳宗社生

靈五百年邦料奸人能賣國些令逆黨得安眠 本朝贈領議政謚文正

崔瑩 風姿魁偉膂力過人初隸楊廣道都巡問使麾下屢擒倭賊以武勇聞然闇於大體不顧羣議決策攻遼獲罪天子門下府郎舍許應等上疏論請遂斬初瑩父臨終戒瑩曰汝當見金如石瑩佩服終身不事生業居第甚陋處之怡然身將相乂典兵權而關節不到世服其淸臨刑之日乃曰我平生若有貪慾之心則墓上生草不然則不生墓在高陽至今禿赭人謂之赤墳年七十三 本朝謚武愍

吉再 號冶隱鄭圃隱門人淸苦力學事父母至孝仕爲門下注書恭讓二年知國家將亡辭以母老退居善山金烏山 本朝拜諫大夫不起賜田一區卽以種竹其學傳 金司藝叔滋司藝傳其子佔畢齋宗直佔畢齋傳 金寒暄堂宏弼寒暄堂傳趙靜菴光祖爲東方理學之淵源○續下同

車原頫 號雲巖大匡伯孝全十九世孫也仕恭愍朝爲諫議大夫辛禑攻遼時極言其不可回軍

後趙後李良祐言以記功答曰左脇金鱗尚在今何汚閑土上祖之忠義乎寧喫五斗醋不絲有刃選嚴辭峻亦以示不染之意華世後嘗被召不屈而還至松原麻原之間爲鄭道傳河崙等所椎殺內外親族死亡略盡七世孫雲格有詩曰憐憎松原路辭歸漢國初故山幾入目寃血已露裾乱眸人雖問精忠史不書徒將七代渙來灑此丘墟有世傳雪寃記一編備載其事

禹玄寶字原白號養浩堂恭愍朝登第官至侍中與鄭圃隱建議禁族昏制喪禮設四學立鄉校我太祖受禪待以故舊之禮白衣引接公遂遯野不食諸子之祿豆粥乞飯時稱豆粥宰相封丹陽伯諡忠靖配享崧陽書院

麗朝人物原誌所載外吉車二公及禹忠靖最著且於本府有遺蹟之流傳若李文忠仁復李陶隱崇仁李石灘存吾李麟齋種學其德望風

飭固偉然而是都之爲梓鄉無可稽故不敢輒

載

本朝高居正 令臣之後官至副留後○原下同

高若海 官至開城府留守謚貞惠爲人倜儻抗論直言不與時俯仰

徐敬德 字可久號花潭自號復齋自幼聰明英果讀書至朞三百精思十五日通之日以窮格爲事無物不格嘗曰就所當然之中可見所以然之理乃著原理氣太虛等說在文集中行于世天性至孝靖陵賓天國制儒生無服只白衣冠三年先生曰君父之喪安可無服乃服齊衰三月前後薦除皆不赴卒年五十八贈右議政謚文康

寓居俞爾基 字子恭號兼山齋蔭仕官至全州判官以學行才諝爲士林所推重嘗寓居蘿嵩山下○續

趙有善 字子淳天稟甚高溫粹正直妙年求道師事
渼湖金先生先生稱其識明趣正雖以可師
家素貧至屢不炊亦晏如終日端坐潛心經籍恬
養玩理反躬實體 正宗朝薦授齋郎歷官內外
輪對上稱其有學有守其岦邑敎化爲先罄俸
賑饑全活甚衆 上又以古循吏稱之晩年造詣
益精深而四子六經猶循環默誦眞積力久睟盎
之氣達於面背誨人平實親切遠近莫不感悅而
歸嚮嘗呈書都堂請早禁邪蘇學著心性諸說以
訂世儒謬見有文集學者稱蘿山先生及卒府儒
立祠蘿山疏陳道學請褒贈左承旨○子絅
以經學行誼著稱其婦朴氏亦以孝婦聞○增溫

才行

車軾 字敬叔號順齋徐花潭門人貫穿經史又能義詞翰文科官至郡守○續下同

金履祥 字仲吉號心適堂忠臣鍊光父性至孝文章奇焉文科司藝爲郡好清靜享男山書社

金履道 司藝履祥之弟爲人倜儻慷慨平居不為非義 明廟丙寅憤松嶽滛祠舉國奔波與朴成林等焚祠毁像識者快之○原下同

韓濩 字景洪丁卯進士號石峯自少能自課書家貧無紙出則書於石橋入則習於陶盎夢王右軍授以所書者再臨帖若有神助楷額草書各臻其妙矣天將李如松麻貴北海滕季達琉球梁粲皆求其書而去以此名聞天下王世貞筆談言東國有韓石峯者其書怒猊抉石朱之蕃言石峯當與王右軍顏真卿爭其優劣 宣廟見其大字曰奇壯不可測也御膳法酒錫賚便蕃欲使習書於間辟之地命除加平郡守曰勿怠勿迫倦時無強作 御書醉裏乾坤筆奪造化八字賜之年七十三卒

車天輅 字復元號五山軾子與弟雲輅字萬里號滄 洲俱有文章時稱三車初軾有于般輅七歲 能屬文未冠而夭葬之日見夢于父母曰上帝使 我再爲父母之子明年天輅生年二十二登第官 至僉正文章如水湧山出體素李春英謂李奎報 後一人其病也奎星隕占者曰當有文士亾未幾 天輅 卒

馬義慶 字仲積號竹溪丁卯司馬師事花潭徐先生 沉潛性理之學性至孝居父母喪廬墓三年 栗谷在東銓薦以孝廉除北部叅奉謝恩歸 築小齋于萬竹橋南耽玩經籍鼓琴自樂尹月汀 根壽居留時屢訪相從甚歡曰幽蘭在谷香氣 自襲于人朴文純公世采銘其墓享四賢別廟

金玄度 字弘之號訒齋性篤孝年未弱冠有志求道 詣牛溪先生先生深器之自是專精性理諸 書登 宣廟丙子別試母有痼疾醫不能療日夜 憂追後差齊陵叅官齋沐盡誠是夜夢自丁日閒 有教云歆爾誠敬賜汝母藥及還中途有雙鶴以 七星體魚墜於馬前歸以供母病得瘳人以爲孝

感宣廟末年疏諫王子管宮事丞命毁撤審名屛間自軍資正特除定平府使顯廟朝

贈禮曹參議享四賢別廟

李慶昌 字彦及號西村爲人周愼謹厚明於理學著理氣論等說講求璇璣玉衡運用極妙金潛谷堉趙浦渚翼見其文集曰此花潭後一人宜祭之於鄕萬曆中華使過府人有以其所著一文示之高上使奇之謂朱副使之蕃曰此是通理人所製稱賞不已戊申以學行特興事 聞贈監察享四賢別廟

黃元孫 從遊花潭門下有士行

曺臣俊 字公著號寧耐杜門祠忠臣義生之後也以文章名世文科府使有遺稿備述本府故事潛谷撰地誌時據此爲正云○續

安慶昌 天性至孝而好善非其義也一介不取聞譱人之名不遠千里而往從之窮喪無告者力

救之自號四耐耐飢耐困耐寒耐暑也名山大川無處不往出入晦齋退溪栗谷牛溪之門又與南冥蘓齋遊蘇齋贈詩曰芝嶺蘇齋老松都處士安相逢動悲喜信宿辦忙閑○原下同

金靜厚

字士畏號破屋玄度之子胸次灑落志操氷清學優行高一鄉師表焉官至禮曹正郎廢朝時延興府院君金悌男爲羣凶所誣以逆論死中外陳賀府官使製箋文公抗直不從府官大怒至於因繫終不撓淸陰金尙憲愛公爲同調潛谷金堉作墓銘

尹忠甲

生質性本聰明早擅文藝親沒之後絶意科業專心經學築齋鷄峯扁以遂一意在遂一心之所志而不撓於外慕也歌詠山水皷琴自娛對案危坐日事窮格勉進後學則只教義理之學不勸詞章之習丙丁亂後釋奠器服無可遵式裁成之後叅准京學制度不差居家冠昏喪祭一依禮經而行之小學四書書易春秋微辭奥旨之難解處傳文錯簡之未詳處皆考証講議以發明之尹曾西宣舉過訪三宿論經曰得見儒士此行不虛云金潛谷以孝廉別薦朴南溪世采取覽所著

文欵賞之曰火時聞開城有學易尹先生今見編著諸書此正古人之事可以繼花谷之遺風淵與簡切各中道理大體不勝欽祗之

金普 字殷卿靜厚之曾孫生於詩禮之家才稟絕異十歲作寺刹碑文盖間世奇才也所著文字多有遠識如田瀾敘之類尤可見志尚之遠大而[illegible]幸弱冠奄忽未克遠到所著若干詩文藏于家○

績

金斗文 字季章幼有高志絕意舉業從事經學稍長受業於尹明齋明齋丞稱許以敬勝名其齋湖右士夫多樂與遊至以閱西夫子稱之爲學一以求放心為主所讀惟四書六經程朱諸書尤精於禮學於常變之節疑難之事辨決如流後移居長湍隱蔵洞年四十三卒戊寅因留守狀聞 贈戶曹佐郎○原下同

張昌復 字吉初號杏溪孝婦許氏之孫天資溫雅自火以文行稱環堵蕭然處之安如終日整襟

危坐潛心經傳至老不懈保釐諸公及士大夫東西行者多造廬而禮焉以孝廉屢薦拜慶基殿叅奉不就丙子因留守 進奏 命復其家年八十八李臨終顧謂門人曰吾以康節四太平自挽有文集享五賢鄉祠

金時鐸字子木號梨湖幼有奇志嘗讀孟子一首章欣然著義利辨往師陶庵李先生先生一見稱豪傑士其學以專心向裏為本嘗曰凡事到吾前先審義理之恰好與否其恰好者決定如此不洽好者決定不如此學問之道如斯而已事親有至愛父嘗有疾雪夜露立禱天逐日嘗糞血指得十日延及 喪廬墓終制 正宗丙辰事聞以孝 旌閭有文集○續下同

許增字川如號新湖幼穎悟文才超絕稍長從事經學受業于陶庵李先生篤志力學知識日進制行甚高常以第一等自期所著中庸釋疑易圖說聞法辭井田說皆極精詳多所發明 英宗丁卯登庠初居第三 御筆特置魁元不幸早歿未克遠到士論惜之享新湖書社

趙有憲 字季式號芝山有善之弟生有異稟幾成童已脫然有志於學受業于淺湖金先生服習師訓彌嚴於踐履先生亟稱其質行罕比躬耕奉親極其忠養前後喪皆廬墓以終制經傳之旨靡不講究而尤拳拳於小學近思錄常曰平生得力盡在此書教人雖年長者必先以小學曰爲學自有階級不可躐等 正宗朝以別薦除顯陵參奉有文集及卒府儒請褒于朝 以朝贈參議配享羅山祠○增下同

張玄間 字濟之號四栽堂敦毅清介早知爲學以科業奪志棄之家貧無養躬耕以供親而以餘力探索經籍向裏着工鄉人多從之居遂張橫渠一方井田之法與之共事別築精舍於田畔㕘爲東西室一爲讀書所一爲治事所勸課耕讀作人爲多晚又結社崧南講磨以終其年薦授本府㕘教官享男山書社

忠臣

高麗林先味 字養大時擧世短喪公與朴尚衷等請定禮制行三年喪麗末遯于萬壽山南杜門殉節享表節祠○續下同

曺義生 字敬叔號西郭以游鄭圃隱吉冶隱兩先生門下講明道義麗亾入萬壽山杜門以終享表節祠

孟氏 名不傳與林曺二公同其志節享表節祠

麗朝忠臣可書者甚多而前誌所載止此三賢故今不敢輒爲加録 增

本朝宋象贒 字德求號泉谷壬辰爲東萊府使倭兵猝至作書寄父曰孤城月暈列鎭高枕君臣義重父子恩輕城陷正冠帶踞床不屈死妾亦同死賊瘞其屍誅擅殺者 朝廷贈吏曹判書

謚忠烈與金鍊光劉克良
並祀於崇節祠○光原下同

金鍊光

字彦精號松巖壬辰爲淮陽府使賊兵犯境
人勸避之公曰吾守土之臣不可去而求生
冠帶而坐賊脅之先斫其手指
不屈遂遇害 贈禮曹參判

劉克良

其母本私婢也其父死後克良登武科歷官
顯榮其母謂克良曰我本某宅婢也火時誤
碎主家玉盃恐被罪而逃遇汝父生汝耳克良聞
之大驚即上京尋主家陳其情願削科為奴主
拒之曰君非我奴也何出此言克良曰母既言
於我何敢冒法欺主君乎其主義之為放良文券
給之克良猶以主稱之宰邑即閭饋遺不絕每至
其主之家自里門步進所贈之物手自持納官至
副元帥壬辰之乱從申砬守臨津砬欲渡江背水
擊賊克良止之不聽克良曰大將已渡我何敢後
隨渡而去賊兵大至砬馳還騎渡未半而沒克良
踞鞍床不動麾兵力戰而死之 贈兵曹參判諡
武毅

高洽 字公澤生負天性剛直不爲非義一鄉推重壬辰賊兵已迫以苟生爲辱與二孫同縊死贈司憲府持平

朴鐵壽 字耆叔亢直好義受業於牛溪先生壬辰宣祖幸本府公與金慶溥河緯坤等請斬訛國三人頭以謝一國賊至避于山谷見賊搜索殺掠不勝其憤日寧一射一賊而死彎弓射之羣賊直前殺公公配玉氏出自草間抱屍而哭賊又殺之長子又出而哭賊又殺之忠烈孝三人同出於一門今古所罕聞也

金榮龍 平居有節操不爲非義丙子乱率其家屬入江都賊猝至驅脅人民榮龍曰當死於節以見吾父之義姬可也不可辱也盖其父希貞死節於壬乱云留一子使奉先祀與其妻張氏同赴水死焉事聞旌閭

金國器 丙寅秋以前訓鍊判官佐幕于義州府丁卯乱義州城陷之日慕僚多有逃歸者國器以

爲義不可逃與府尹戰死於城下

申天男 武科甲子亂錄振武原從一等功臣丙子之乱以都元帥軍官力戰死於兎山

孝子

金龜孫私家奴也幼時母歿既長哀慕作主朝暮祭之父娶後妻以居寒温甘旨奉之以誠父患腫甚苦龜孫吮其癰得愈後父歿廬於墓側每朝夕奠罷謁繼母審視饌具還其廬如是三年不輟朝事聞旋閭復户○原下同

閔伯和孝行夙著嘗爲成廟心喪三年母歿廬于墓側躬執奠饌泣血終喪未嘗見齒時年七十四時林賊據青石洞其徒掠伯和鼎而去林賊聞而杖之曰汝何奪閔監察之鼎亟使還之以忠孝俱全事聞旋閭

姜千年家在碧瀾渡里母病劇斷指以進病愈後復發亦如之病永愈上京時聞母病顛倒下來路遇大虎說道情狀曰見母後食我虎叩頭而退還家見母後如約出門虎見又叩頭而去母病時欲食西苽時未及熟四求不得上京見一處有西苽如小兒拳又之他求得而還見則其瓜一日之內

大如斗厥主奇之不受價而與之居廬時有烏來
栖墓樹每哭時舒翼哀號莫訖省父即還丁丑年
家内失火惟孝子神主起出
于階上人奇之事聞旌閭

朴成林以孝行旌閭

韓孟連以孝行旌閭

林應井武科元吉子也性純孝父病劇断指以進絶
而復蘇一年有半及父歿廬墓經帶血泣每
夜詣墓號哭虎常蹲傍哭畢因定省於母雖甚雨
雪未嘗廢焉往返之際虎常隨護母病瘦未卧以
手承屍者三年坐廁生蛆嘗糞甜苦以審輕重虔
禱北斗祈以身代方其祈也兩虎來護病急血指
以進延壽一年 國恤喫素三年每
遇 國忌素食三日事 聞旌閭

金業生員丙子乱父為賊所執業與弟岃嵩覓自縛之
乞代死遂倂命嵩妻全氏從殉奴老松又死之
業子公瑾以童子伏於父屍被乱刃不去賊不
忍害後廬墓以終制事 聞四孝一烈並旌閭

金峛

金峕

金寬

趙以義 士人篤學敎行毋有痼疾日夜扶侍及病劇斫指以進得數月愈及喪哀毁踰禮事其父老而彌孝父嘗夜思雉炙卽往膺家中途忽有飛雉撲身取而供之丙子之亂父阻飢負號求食之際忽有感飯器袖而進之一日與客坐忽驚惶而起曰親有所適而心有顫何也卽趍往父果中途墜馬逮父病革血指以進病小間閱三月更劇復斷一指以進又半日甦及遭喪廬于墓下不食鹽嘗其父嗜蔘果終身不忍食事 聞旌閭

韓大用 都事花潭門人忠孝俱至母病思川魚氷凍不能得平生不食魚廬父墓覲母卽還以終喪母喪亦廬墓一不到家國忌必食素壬辰以金吾郞扈從年九十一卒

李鉦　儒生事親至孝雖極貧乏必具甘旨親殁手自為石物為師心喪三年　肅廟朝以孝行贈司圃署別檢

李德材　事母至孝母死喪畢哀慕愈篤喫素九年

韓舜繼　家貧親老躬業冶鑄以養其親餘力誦書詠詩人謂汝能詩胡不為儒而自棄於卑賤之役舜繼曰為儒則不得善養吾親吾不以此易彼也賣器使買者定價不爭其利廬藕齋李栗谷成牛溪三先生聞其名而慕之行過是都造廬訪問嘉其行誼載錄文集號市隱有文集事聞旌閭後因留守進達　贈持平享四賢別廟

高令器　事親至孝當母生日家貧無以供具徃紫霞洞掘薯蕷得寶器賣以設饌人稱孝感所致

金濡　性純孝事親以誠友愛尤篤平生律己一依小學栗谷先生舉以孝廉官至軍資奉事壬辰遭母喪廬墓聞　大駕去邠與兄琨漬追赴行在多有斬賊之功享五賢鄉祠

曺旭 禁府都事誠孝出天其父當還甲病劇乃齋沐祈北斗願以身代拜跪七晝夜兩膝見血恍忽聞有大聲曰鑒汝誠延汝父一紀壽即日病間其父果七十而終事繼母以孝當 宣廟去邠之日扈駕西至定州以王事冒兵刃出入艱險病歿于道 朝廷追錄其忠 贈吏曹參判

金得輝 生負誠孝出天家甚貧窶親有滋味侍奉六十餘年而衣不解帶誓不離側至於執喪極其悲哀未嘗見齒於兄弟則必以和睦於子弟則必教孝悌於朋友則必以信義鄉邦稱之

孝義男 慶昌之子也事親色養喪祭盡其誠禮每生國恤素食至卒哭平生跪坐未嘗箕踞丁丑經乱之初始行釋奠而兩廡位次失序義男以平日所諳記正其位次及誦祝笏而行祭不差儀式且於丙乱鄰家盡燒延及義男家神主所藏龕室獨完人以爲孝感所致事 聞旌閭

曺鐸 旭之孫也天性至孝出告反面禮養備至先丁母憂哀毁踰禮幾至滅性及葬只飲稀粥以終三年供養其父甘旨之味極力營辨其父病革斷指以進及喪廬墓三年不食菜果不脫經帶日上

墓所哀慕攀號平日若有家 故不得祭祀則累日不食年六十餘矣事 聞復戶

張時業 事親至孝賜米復戶

林千壽 將仕郎性至孝父積年沉痼供養畢至病褁繈褓躬自洗滌手以奉尻掌背腐黑晝夜不澥不入私房者十二年父歿廬墓三年哀毁逾禮一家化之 英廟癸丑事 聞旌閭○子敷實孝友篤至事親有至誠父喪毁幾滅性丙子之乱兄先被虜命在危急敷實冐刃爭死胡人義而不殺兄拘置軍中月黑之夜負兄出陣而視之則乃他人也不忍捨兄而獨走回身復入胡陣人怒而欲殺之一酋感而釋之竟得兩全於亂人以爲家訓所及庚申事 聞贈持平

朴春祥 事親至孝養口與志嚬面不拭與人不競復除其家

尹義男 賤人也病一手跛一足不能力役而常以賣刀爲業養其母朔望必具酒肉請隣里使與母共食以悅其心天性之篤孝如此

林昌澤 進士自號松岳善詩文尚氣節孝友出天母病沉痼侍側嘗藥三年如一日及其連遭父母喪三日水漿不入口廬于墓側毀瘠骨立嘗飢卧數日人遺餅果而以不食不受為師心喪三年時讀孫吳書慨然以忠義自勵晩年築室白雲洞與學徒講論不輟有文集壬子事聞贈持平享洞五賢鄕祠

朴應立 性孝友事父母一意承順父母有疾侍側嘗藥晝夜不懈丙子之亂將入喬桐遇賊勢甚危迫應立負其親投入皮匠幕賊騎追至幕前忽有白鷄飛出幕上賊徒相逐捕遠引而去遂得保全人謂孝感所致丙辰事聞贈持平

李桂萬 年甫弱冠母得痼疾侍側嘗藥積年如一日及其遭喪泣血三年幾至廢視子姓兄弟聚居一洞共財無間平生好義勇於周恤府官名其堂曰最樂人有以人瑞稱之丙辰事聞贈掌令

許湛 號夢華性質淳古操履清苦博通經史尤喜讀易事親至孝老而彌篤家素貧乏甘旨無缺年

七十遭母喪哀毁逾禮幾至滅性　國恤因山前及國忌日必素食每於朔望輒登高四拜丙子事聞旌閭

徐之一 家貧負薪養其父母其父性喜酒之一晝則賣薪以備酒食夜則讀其禮書其父上番之一負軍裝隨之每日沽酒二器一器進其父一器勸其父之同番之務悅其志其父十年沉痼至誠醫藥未嘗少懈及其遭喪哀毁過制繼而遭母喪服縗而死丙子事　聞旌閭

韓暹 孝子舜繼之玄孫也世其業竭力養親繼母辛氏不慈暹起敬起孝順志無違又戒其妻盡誠以事辛氏後亦慚悔衣食諸節過於己出辛氏歿廬墓三年戊寅事　聞旌閭

李時晟 自幼性孝得一美味懷遺其母一家以孝童稱之遭父喪廬墓三年不食菜醬間一日覲母不以雨雪廢母喪亦廬墓終制祭祀務盡精潔朔望必省墓戊寅事　聞旌閭

秦鏡大 事親以小學為法又諺授諸婦女冠昏喪祭以禮行之遭父喪服幾闋遭祖母喪六年居

憂哀毁盡制事偏母誠養備至使子弟誦詩于其
側以方言解說又身作童稚之戲以娛悅其心晩
好讀書常以悔昨二字自警
戊寅事 聞贈戶曹佐郞

吳興廷

天性篤孝其母兩年沉病晝夜侍側至誠於
護及病劇血指以進屬纊之日又爲斷指廬
墓三年所食惟粟塩隨以一奴食必各器盖嫌其
稀米之雜也柴毁骨立幾眼闕而終乙酉事 聞
贈戶曹佐郞
正宗朝復戶

馬挺河

自幼誠孝出天母有宿疾四載嘗糞父有背
瘡四朔吮膿父病思食膏雉忽有二雉飛入
將求黃鷄爲藥餌又有一鷄自來人以謂孝感之
致遠喪廬墓三年服闋後每日晨謁祠堂終身不
廢 英廟丙申
狀 聞請褒

朴枝元

遺腹子也自髫齔時飮泣於隣兒呼爺之聲
稍長見父生時手澤輒摩挲痛哭事母盡承
順之方日夕侍側未嘗遠離年六十遭喪三日絕
勺飮居廬三年哀毁盡制每於朔望必省墓至老

不廢英廟丙申狀聞請褒

印國寶 其事親也竭力供旨務在承順及遭父喪廬于墓下雖盛暑不脫經帶纔遭母憂首尾四載長毀饘粥文藝夙就屢擧鄉解親歿之後終身不入場教人必先小學家禮留守以孝廉屢薦于朝庚子狀聞請褒子斗齊孫世勛亦以孝行以於狀聞

禹尚邦 天資淳朴自孩提時已知愛親父母有疾則晝夜侍側寢食之節一視父母而為之遭父喪廬墓三年其遭母喪年六十餘矣廬墓哀毀一如前喪服闋仍居墓下日瞻依丘隴以終餘生吾之顧也正宗癸卯事聞復戶

李鼎濡 以孝贈掌令柱萬之孫也自幼從事書史文辭簡古筆法亦妙領親旨無所違忤母病斷指得延七年父病又血指延二日居喪廬墓三年廢櫛沐去衾席日食粟粥以鹽火許助其味雖有饋以菜醬者不受也朔望歸奠几筵風雪不廢正宗乙巳事聞旋閭○續下同

梁顯孟 號自隱菴喜讀禮書好氣義惇孝悌父積年沉疾晝夜侍側卒極嘔血而藥餌廁牏等事終不令人代及喪茹素致哀以終制其妻金氏亦有婦道舅姑喪及夫喪食素三年 正宗丙午事聞 贈掌樂院主簿

秦益埰 孝子 贈佐郎鏶大子也克世于孝且有學識父喪廬墓終制繼遭母喪亦廬墓三年柴毁病痼閉門山阿扁以耻寓耽研古書以終餘年 正宗己酉事聞 贈軍資主簿

金命逸 早登武科因靜居讀書有行誼父病沐浴禱天斷指着血得半日之甦及喪三日勺水不入口祖母病疽數朔吮膿以至瘳完後連遭母喪及祖母喪時年已向衰而執喪如禮每當祀日奉閱其言行錄竟夕嗚咽周甲之年謂家人曰吾年已老當往依丘壠以終餘日遂栖身墓廬朝夕拜省六年如一日 正宗己酉事聞復戶

崔舜星 嗜義樂善篤信古訓抄錄經傳中要語日夜誦讀事親行己一於是取則親病齋沐禱廟

顧以身代及喪水漿不入口者四日六年苦塊毀瘠骨立手植邸木栢脈咸瘡樵牧相戒勿剪曰此崔孝子手植也臨殁書忠孝傳家四字以遺三子 正宗癸丑事 聞復戶

金載欽 自少從事文學憂心猶介性至孝十一歲遭父喪執喪如成人母病躬奉藥餌擁摩手足徹宵不懈及其疾[illegible]浴沐禱廟又斷指灌血得延至十餘日及喪哀痛哭擗昏絕復蘇既葬廬墓以終制 正宗甲寅事 聞復戶

玄德澄 自幼性孝年十三採取山木數百株植于墓前以成父志父病篤沐浴禱天二旬不懈及喪號絕方甦廬墓終制事繼母盡誠及喪亦廬墓三季自母喪周甲之年終身行素以幼未服喪也 正宗甲寅事 聞贈工曹佐郎

朴世琮 年十歲其父病項瘡沉痼一日入山採藥有老翁以一包山果與之歸以進其父病漸差年十四時父殁既葬結幕墓前啜粥終三年母殁執喪如前喪終制後朔望拜墓終日號哭而歸

至今稱孝子山正宗甲寅事聞旌閭

潘就深事親有至愛父病痼三年晝夜扶護時時沐浴禱天臨絶斫指進血得三日之甦及喪葬土室于墓側朝夕拜墓號哭未嘗以風雪少懈如是三年毁極不勝喪正宗甲寅事聞贈工曹佐郎

韓光謙天質純實無偽自幼事親有至性痛癢抑搔夜至五六起其母遘癘病劇光謙每夜沐浴禱天辭甚悲切疾革取刀斫其左指未斷家人奪其刀遂嚼而斷之以進血獲甦二日而竟不救未幾其父病又劇家人先藏刀鋸使不得措手光謙潛取藥爐傍斫木斧斫其右指誤斫掌心幾乎中斷遂更斫其第三第四兩指以着之及喪水漿不入口晝夜叫叩四閱月因不勝喪以死年十八當宁甲戌事聞旌閭○增下同

韓道奕天資質實誠慤九歲遭母喪昏絶僅甦父病所欲食者雖非時之物遍求遠近人聞其所

求莫不齊送十三遭父喪日往墓所哀號竟夕時人稱爲小連洞善事繼母及丁憂哀毁如前喪以

早失怙恃為至痛終身不與人宴樂佩服之華采者絕不近身 當宁甲戌事聞贈戶曹佐郎

禹得龍

郎孝子尚邦從孫也性本純孝資以學問事親之節動合古人母病積年嘗糞以驗差劇

疾革刲指進血得延八日父病廢視卧起扶持手匕進食務極便適其父常言吾雖眼昏是兒為吾

眼失前後執喪皆居廬以終制嘗與同志輪講經傳專心實地士友皆推重焉 當宁甲戌事 聞

贈戶曹佐郎

梁濟均

自齠齔有至愛於父母竭力致養備經艱苦其父晚年患風痺濟均起居必扶暫不離側

丁憂勺水不入口者三日伏處苫塊涕淚朽濕病不進滋味三年一如祖括其母八耋病痼不分穢

潔卧處肌膚腐穿濟均俯伏而手奉之使瘡不粘席而安寢如是者廿年及喪年將六十而執喪致

哀一如前喪葬後仍居廬次啜粥三年毁瘠骨立 當宁壬午事 聞旌閭

秦景舜 性至孝年十歲母病已屬纊景舜嚼指進血母乃得甦嘗十游平壤聞母病歸至洞仙嶺有血兩虎當路景舜諭以急赴親病虎即避去後母又病夢有人告曰用某醫藥則可治如其言果得瘳翌年丁憂毁幾滅性奉其父克致忠養每晨與其妻備饌具跪于寢戶外俟其起以供之及父卒景舜病瘇不能支臨葬病忽稍間卒襄而歸仍不起 當宁壬申事 聞旌閭

金彥璋 稟性朴實事親至孝家本貧窮力田以養其父病劇醫云餌鮒魚可療時當隆冬彥璋祀衣剖氷氷堅剝膚流血被脛竟得鮒魚數十而歸丁憂既絶復蘇既葬築室墓傍擗踊常如栢括及母卒彥璋年過六旬而盧墓致哀一如前喪 當宁壬午事 聞贈童蒙教官

張希栻 篤孝天至身居村野躬勤耕稼而溫凊必節甘旨畢備其父病痼克致其憂三年如一日醫云鸎血可療即廣搜窮捕忽有一鸎翔下執而進血果得良已及喪水漿不入口毁幾滅性 當宁甲子狀 聞請褒

韓泰鎮 孝子暹之子卽孝子市隱舜繼五世孫也克世其孝以貧無以養不廢舊業每需器不貳其價日計所贏取足供親而止周觀市上必求其親所嗜物以供之及父母歿不復出市前後執喪居廬茹素葬祭一遵家禮留守諸 公爲作招隱操孝子歌以奬之 當宁壬午狀 聞請襃

洪禹績 自幼篤於愛親務悅其志其父遘癘疢劇禹績虔禱北辰病革血指以進丁憂水漿不入口毁幾滅性既葬一日往哭墓所不避風雪奉養老母甘毳畢給出遇一美味必懷而進之母有貞疾致精醫方診候調養數十年不懈如一日及母卒禹績年已向衰而執喪猶如前遇親忌達宵號哭翌日仍寢疾不起 當宁壬午狀 聞請襃

全氣大 號伏庵剛方聰敏博通經傳事親有至行生事葬祭一遵禮制其執喪柴毁骨立幾至滅性親沒後絶意擧業沉潛理學如朞三百大衍卦畫律呂之類靡不辨疑著以爲說 英廟朝因求言疏陳六弊三策末又陳本府四事 聖批嘉奬卽 命减三公基稅其後陞 聖祠之創建杜門

祠不朝峴之堅碑皆踈中所言者有文集 當宁乙酉狀 聞請褒

全聖賓 氣大子進士性至孝其父嘗得瘧疾醫云服子夜梟可效自是雖隆冬盛暑大風甚雨必躬汲水以進未嘗失時積五年如一日及父疾劇斫指進血得延數日居喪守制甚嚴終三年哀毁如袒括時服闋未數載遂以脾病終人謂過毁啜素之致 當宁乙酉狀 聞請褒

韓敬儀 號菑墅聰明剛邁博通經傳師事羅山趙先生其事親有至行出后亾伯父也方 天聽未及受禮案而遭王父喪以未 天聽不敢輒受服不飮食不絶哭以俟之者四日既禮案到又四日乃成服前後喪廬墓凡九年年六十四又為本生母追行心喪之制又以親命就擧親沒後棄陳試解不赴結社名麗澤會月再會講如是三十年會者皆推公為尸祝有文集 當宁乙酉狀 聞請褒

文基永 武科幼有至性年十二執父喪如成人人以孝童稱事母及祖母志物備至及喪喪務盡禮

制前後居廬凡九年躬植松楸手指胼胝樵牧爲之勿剪朔望省墓風雨不廢祭器必銘以識之不敢褻用具饌時冠帶拱立終日檢察上墓旁親之無后者必次第行祀 當宁戊子狀 聞請褒

文尚穆 基永從子禮曹進士性純實事親有至愛父病尚穆亦宿病經身而躬執湯餌衣不解目不交疾銑連斷二指着之以獲火延居廬茹素病益痼人以病當從權强之終不從幾服闋而卒

當宁戊子狀
聞請褒

孝婦

崔氏 士人河繼源妻嘉善斯立女早失所天家甚貧寠勤於織紝敬奉其姑身自啜粥而奉姑甘旨每於冬夜念姑體寒起而點火不使姑知之以安其心姑以天年終情禮交盡又其父老獨無依以誠奉養自處薄命冬不溫夏不就涼親戚之會未嘗往造舅家三世墓並盡賣家產遷厝先塋側人稱孝婦焉 ○原下同

趙氏 士人張敷妻生員必亨女天性溫柔誠孝純至早失所天善事舅姑有疾則親調藥餌火不離側病差然後乃執家事丙子之乱避兵江都以李氏落馬重傷命在晷刻趙氏以犬矢爲汁先嘗姑晋雖在蒼黃顛沛之中不離病側以待病愈移避他處卒免禍於陷沒之際人以爲孝感所致 英
廟朝狀
聞請褒

曺氏 生員李聖稷妻孝子鐸之女都事旭之曾孫女承繼家風誠孝純至善事舅姑甘旨之供未嘗

或闕値庚辛大無其舅嗜酒常繼不告乏至於奉祀必誠必潔牲又和順慈以待下一家之內無不悅服鄉人稱羨焉

許氏

折衝張漢臣妻稟性慈詳甚得婦道事舅姑殫其誠禮其於諸姨亦極和順其姑歿於染病執喪致哀一如常時其舅感其孝會門族稱贊別有賞給之物許氏以其物移給於家翁之兄資其貧乏鄉鄰稱孝焉丙子事聞旌閭

普善

庶人高得龍妻早寡不嫁又喪舅姑孝事其父母家雖至貧朝夕奉養躬勤家業必具甘旨每月朔望別設盛饌以進其父母無他男子而賴此終身安過及歿送終之禮亦極其誠事聞蒙賜米之典

烈女

李氏 士人金以益妻宣傳官騫之女壬辰避亂于[illegible] 田賊猝至驅掠登舟李氏義不辱投江以死[illegible] 船婦女見之皆投江死 事聞旌閭○原下同

朴氏 進士徐馨德妻○一 云李氏未詳孰是

李氏 士人金 宗瑞妻

金氏 正兵徐 凡沉妻

金氏 校尉高應寶妻○ 已上并旌閭

金氏 副司直林永梅妻夫有疾幾至不救焚香 祝天血指以食其疾即瘳事聞旌閭

韓氏 都事大用之女也未笄當壬辰亂與其弟隨非 避賊為賊所得以刄脇之韓氏却立罵賊爲所 斫死事 聞旌閭

尹氏 士人洪繼叔妻寔之女也能識文字嘗讀列女傳以古賢婦律身丙子之乱繼叔欲渡江華未及登舟為賊所掠尹氏曰良人被擄我何以生為與三子同溺死旋聞

李氏 孫夢男妻金文豹詩烈烈貞心日月明將身肯與賊偕行負兒俱入千尋底潭水滔滔萬古清

金氏 士人曹戩妻孝子旭之孫婦也

白氏 士人金弘義妻

全氏 士人金旹妻

玄氏 士人李梴妻

張氏 士人趙元男妻

朴氏 士人金德倜妻

高氏 士人韓應賢妻○丙子虜乱避賊于伊川中道為賊所脇罵賊不離口投崖而死○增

安氏 士人金地四妻○原下同

黃氏 士人洪得哲妻

陳氏 士人白啓陽妻

馬氏 士人尹承吉妻

尹氏 士人柳時瞻妻

張氏 士人張英壽妻

金氏 士人林義明妻

德香 高應福妻

扶姬 宋得明妻

李氏 五衛將朴孝男妻

春今 尹先長妻

梁氏 洪繼先妻

金氏 白重福妻

李氏 全義德妻○已上皆死於丙子乱事聞旌閭

金氏 林五耕妻永梅曾孫婦也丙乱猝遇賊兵解刀自引以全婦道事聞旌閭

李氏 全義逸妻死於丙子亂事聞旌閭

館婢還德 死於丙子乱事聞旌閭

朴氏 士人李仁支妻丙子乱渾家被虜其夫被害之際以身覆之同被殺戮

金氏 士人李漢皆妻禮曹正郎斗翼之女壬子强盜入室家人盡走其夫寢將見害以身翼蔽之賊鋒所擊皆自當之滿身被斫無完肉至於眼睛突出鼻端剝落然而終不避其夫驚起得脫賊去後

僅仆於地流血淋漓一息僅存家人還集將護遠近鄰里皆來會莫不流涕未幾而死事 聞旌閭

禮業 庶人白貴宗妻其夫行商外方爲賊被殺之後不食稀粥日夜號痛及夫屍載還鮮結憑擗以死自矢至埋葬自縊死事 聞旌閭

貴丹 庶人白貴同妻青年喪夫寡居守義其父母憐其早寡無子欲奪而嫁之女多般拒之父母强欲嫁之乘暗入室自縊死事 聞旌閭

田氏 士人陳與徐妻丙子之亂其夫被虜日夜號哭常言人家翁暴骨異域吾何忍其寢食安處乎寒不衣絮暑不就凉不櫛不盥蒙白喫蔬至於五十年之久枉被嫌人之陷呈治雪冤之後飲藥自殺乙未事 聞旌閭

白氏 李元信妻其夫身死之後絶不飲食日夜號哭日漸焦枯以死事 聞旌閭

金氏 士人李穡妻忠臣鍊光之曾孫女也常時閨壼之內甚得婦道親戚閭里莫不欽歎及丙子乱

與一婢被虜臨大海顧謂婢子日義不受辱卽投海死

張氏 忠臣金業龍妻丙子乱從其夫赴水死事聞旋閭

金氏 士人朴之厚妻禀性貞懿事夫誠敬婦道嚴肅模楷一家及夫殁哀毁過制不食塩菜僅自啜粥設苦於几筵前而夜不觧衣晝不易薦衣遍蟣虱坐生蛆虫家人請除虱掃虫終不肯許常苦其體只祈與夫倶亾雖過三年之後其事死如生之誠如在三年之喪而哭泣之痛哀毁之誠愈往愈篤及其長子成婚使托後事因廢食飮以至自盡丙辰事聞旋閭

金氏 車尚敏妻性本孝友孝養舅姑其夫甞有事往嶺南爲賊所殺凶計未及至有一青鳥飛入家中坐于金氏之臂悲鳴不去者三日及聞凶計決意南行青鳥隨之行未甞少離與賊相訟於安東者七朔斬賊八人黥割啖食及還家之日青鳥不復見所着一單衰衣冬夏不變恒伏苫席不絕哭聲及嫁長女泣謂三女曰七年苟生實由汝等之在孫今幸長女成婚二息將有託矣言訖痛哭乗夜

自縊死事聞旌閭

吳氏 通德郎韓昌周妻年十八夫死晝夜擗踊水漿不入口後數月其夫弟有室即曰我欲自決者久而以姑老無托忍而至此今則奉姑有人死可瞑目即以巾自縊死庚寅事聞旌閭

李氏 車宗恪妻性本恬貞事舅姑敬謹夫數年沉病夫食則食不食則亦不食及夫死絕不飲食以死自誓葬後數日以定嗣之意告于舅姑仍仰藥而死癸酉事聞旌閭

洪氏 通德郎權豪規妻其夫病剝絕穀不食及其死也桃葉于殯側閉户不見人面既葬翌日即飲家人急救得甦卒哭之日搜出首飾賣珮遺十歲女兒曰持此想見汝母之形容也言訖飲藥自盡癸酉事聞旌閭

李氏 白崙鵬妻年十六遭夫喪以死自誓潛自投井家人救出向壁而臥月餘勺水不入口兩脅腐穿而死癸酉事聞旌閭

李氏 金國鳴妻性貞確平居婦道甚備夫死幾絕而甦素家貧賣酒以供饋奠時酒禁甚嚴李氏就官陳情辭意懇惻官特寬其家喪畢盡賣家庄具短碣竪夫墓且預備神主埋安之具作遺書托之人遂沐浴告于祠堂飲藥自盡丙子事聞旌閭

金氏 金宗說妻即國鳴之子婦其夫客死京中返櫬翌日飲藥自盡與姑李氏同時旌閭

宋氏 燕人高俊實妻其夫行商灣府住朴春建家春建欲奪其財潛殺其俊實及馬灣投鴨水以滅其家跡宋氏男服行乞于灣積久偵探突入春建家得其夫籐鞭血痕猶存因告府灣尹不加嚴訊宋氏晝夜呼天訟江痛哭忽然江聲澎湃死屍浮出死馬亦出遂以此奔告巡營巡營亦不明反怒加刑忽有一青雀來止宋氏頭上鼓翼悲鳴巡營驚異之屬龍川官究治宋氏請手殺賊以復讐官義而許之遂手劒斫賊割腹出肝祭其夫癸巳事聞復戶

李氏 梁濟大妻稟性端潔動止有則及嫁數月其夫死於癘李氏絕勺水幾死以姑命強進食歠恭

幾姑又歿遂以立嗣嫁女之意作書遺夫
宗繼死於家園桃樹下戊寅事聞旌閭

黃氏 朴碩柱妻其夫客平康地死於賊黃氏携其子
轉丐其地搜索三年至一酒幕見其夫平日所
持行弁執以爲證告于官得讐賊六人取服正刑
刳其腹取肝以祭其夫聞夫屍埋在川邊上下數
里手搖尋求十指皆禿竟得其屍返葬
故土仍絶食自盡戊寅事聞旌閭

梁氏 金俊光妻夫隨商船往濟州淪死於大洋梁氏
必欲從死於海水父母守之甚固遂潛夜投井
而死己卯事
聞旌閭

金氏 崔應豹妻其夫病歿之日年甫十四而能知從
死之義向壁而卧口絶勺飲其姑强之火食恭
即吐之誓以必死曰吾與亡夫相逢未久若苟延
縷命何以記其面於他日地下乎家人防護甚固
不得自裁潛拔壁上鐵釘三枚吞之既數月鐵食
腸肚皮肉腐爛遂死 英廟壬午事 聞旌閭

金氏 尹殷樞妻稟質溫粹敬事舅姑居舅喪蔬食三
年其夫死金氏年甫二十即曰家君送終衣衾

不可備製於人手自裁縫以盡殮殯之儀及葬柩方出門金氏即飲藥而死壬午事 聞復戶

白氏 金光澤妻其夫死疾白氏至誠救護及夫殁絕而復甦既葬其給其婢德今曰聞水銀可以制虱汝可買來過數日又托腹病使買燒酒和水銀而飮家人始覺之欲以水漿解毒白氏不從竟死壬辰事 聞旌閭○婢德今於白氏死後痛恨不已縊死於龍山林間木中其時年十九與白氏同時狀聞 復戶

崔氏 金正赫妻性貭貞淑能知婦道其夫死襲斂之具并自手備過葬後沐浴盥櫛仰藥而死遺箋中有一襲新襚與其夫衣貼而藏之書其 上曰將以此歸衣亡夫願納柩中毋負幽明之願 英廟癸巳事 聞傳曰崔氏以年少人能樹其行諺書衣衾聞甚惻然噫松都以前朝故都有此表異之事曽見此府無旌門皆竪石依其風令本府特爲竪石

尹氏 金時逸妻禀性貞一其夫病沭浴禱天累月如一日夫死既殯之夜潛投于井家人急救之時

尹氏有遺腹之胎舅姑慰諭以嗣續之托言甚懇惻且勤防護尹氏不能死其夫大祥之日又飲鹽汁水家人欲下解毒之劑則噤口不肯受舅姑提耳言曰隣有痘待兒經痘後成汝志未晩也尹氏始啓口受飲吐藥復甦居數月兒果痘蘇完後尹氏卽閉戶自縊死 正宗戊戌事聞復戶

崔氏 朴文桓妻其夫死且葬泣告舅姑曰明日卽所天入地之日願臨壙一哭而歸舅姑憐而許之遂赴水而死 正宗戊戌事 聞復戶

姜氏 孔宗履妻其夫死向壁堅臥以死自誓乃曰吾不敢負吾夫臨訣之語盖以有立後之托也及後嗣既定往訣夫墓而歸作遺書懷襟中仰藥而死 正宗庚子事聞旌閭

白氏 金禹彬妻天性端莊甚得婦道事舅姑誠禮備至宗族稱孝其夫病祇每夜伏庭潛禱願以身代者積十餘日夫竟不起白氏於號擗之際忽發聲願與偕逝者三家人驚視之則已飲藥而絕卽其夫死日時年二十二 正宗癸卯事 聞復戶

吳氏 縣監朴河潤妾也本長鬐官婢性柔淑善屬諸嫡之間及夫歿却食將死渾家爲之不食送強食火許數日後潛飲毒藥家人覺之灌以浙米汁則緘口不受曰吾死決矣遂以八歲兒托其嫡室而死時年二十六 正宗丙午事 聞旋閭○續下同

李氏 士人金命始妻烈女白氏之曾孫婦也善事舅姑宗族稱孝其夫八朔沉疾竭誠扶護一食一飲必與共之及夫喪既殯沭落入房潛飲毒藥舅姑驚救乃甦葬日復飲藥賴救又甦自是家人防護甚密李氏乃取苦藁塞其窓牖不復見天日及至七朔時當寒食托以明日節祀欲一省墓家人信其言防之少懈李氏遂縊死於其夫神座之側 正宗戊申狀聞請褒

王氏 士人金國鼎妻也夫病至誠救護一飲一食必與同之及喪不進粒米衣衾襯身之物一一自製既葬引衾被面向壁而臥呼之不應挽之不動如是六朔兩脅皆腐遍身生蛆竟至自盡 正宗己酉事聞旋閭

[illegible]氏 通德郎孫景福妻也自幼淸介貞烈常語人曰本家父母同日合葬夫婦之道當如是也夫病篤夕水粒米必與同之及其喪抱屍而哭屢至氣絶是日仰藥死于屍傍 正宗己酉事 聞旌閭

玄氏 武科全觀復妻也其夫積年沉疾至誠救護夫食亦食不食亦不食每夜深浴氷泉禱于北斗願以身代及喪潛自飮毒舅姑覺之灌以藥略蘇旋吐入棺之夕扶起一哭因向壁而臥不見天日至于八朔 竟至自盡正宗甲寅事 聞旌閭

方氏 庶人金重起妻也夫病篤晨夜禱天願以身代及喪累日不食氣以必死其姑泣諭曰吾今年老無依汝子方孩汝且忍死以待吾死兒長然後行汝志可也後五年其姑死兒且娶婦乃曰可以報舅姑從家夫矣遂不食而死 正宗甲寅事 聞復戶

李氏 學生金履相妻也天性至孝善事舅姑其夫居喪病殁成服之日向壁而臥以衣覆面兩孫女啼其側一歲男吮其乳而一不顧勺水不入口其姑悶之持米飮泣勸則擧頭强飮姑出則嘔之其

母居遠聞而來見以稚兒托其姑而告訣曰生既從夫死當從夫今幸見母更無憾矣復向壁不動

膺斧虫出積十二日自盡 正宗甲寅事聞旌閭

李氏

士人李亨重妻也夫死之日欲從死潛自飲毒舅姑知之即為灌藥蘇救其夫權厝後覸舅姑之就寢抱石投前潭死 正宗甲寅事聞旌閭

薛氏

士人朴聖濟妻也年十七其夫有病盡誠救護夜則禱天願以身代積十二年度其竟不可為手裁送終衣衾藏之于篋中夫死既虞廞食向壁而臥家人知其決死意夙夜守之薛氏乘隙飲藥而家人覺之灌以藥物則噴而不飲曰死已決矣時年十八歲 正宗甲寅事 聞旌閭

金氏

學生朴培源妻也其夫病死於嶺南河東地計至昏倒不省良久乃甦哭且言曰夫死從死乃婦之道也吾所以苟延者二焉亾夫遺骸未及返葬也亾夫後事未有所屬也及其返櫬又定嗣績則已届小祥之日行祀後因向壁堅臥不飲勺水凡九日而終時年十九 正宗丙辰事 聞旌閭

林氏 士人秦得忠妻也其夫染癘方殆林氏時年十八晨夕禱天願以身代竟至不救則期以從死以嗣續未定忍而至練及其立後即飲毒藥家人救之大祥日又忍如是後數日又如是即凡三飲毒而不得死遂向壁而臥不食一粒積月餘蟲蛆遍體皮肉腐穿因以至絶遺二封書於枕中一屬其姒善保嫂兒一屬夫兄立石夫墓辭極悲切 當宁壬申事 聞旌閭

金氏 學生李英弼妻也年二十三其夫遘癘沉劇金氏日夜禱天願代夫歿號擗屢絶不進勺飲既殯舉家出避金氏以老姑獨居隱忍支延月餘家人還集金氏忽往覲父母歸路見姨祖母崔氏旌烈碑摩挲涕泣是夕即仰藥而死 其夫發靷前一日也家人從其願遂同日而葬乃當宁壬申事聞旌閭○增下同

金氏 學生李應蕃妻即烈女李英弼妻金氏之從姪婦也自幼以孝稱及歸善事舅姑年十六其夫患風疾沉痼一年金氏至誠救護夫歿以死自矢面壁堅臥不見天日其舅勸以米飲則嚼吞旋吐

如是六朔臥不改席衣不改着其左脇當席處皮肉腐穿遂至自盡 當宁壬申事 聞旌閭

全氏 學生洪有龍妻卽烈女全得文之女也夫歿生決意從死而殯斂諸具手自裁縫既成服閉戶不食舅姑持糜粥泣勸則略歠旋吐向壁堅臥臥不改席左脇腐穿積九朔而死 當宁壬申事 聞旌閭

張氏 副司果劉順龍妻也順龍當丙子虜亂間南漢被圍赴賊戰死所從奴逃歸告其狀張氏取其夫衣襪託父母以葬又托二幼孤曰願善視之以存夫衣于血肉也言訖卽投于江其父以張氏所托順龍衣襪及張氏巾裳葬之至今過者指點謂戰亡將軍夫妻塚 當宁甲戌事 聞旌閭

朴氏 孝友贈持平林敷實六世孫學生景立之妻也年二十一其夫遘癘疾劇朴氏每夜沐浴禱天積旬夫竟不起朴氏卽欲自裁家人防之甚嚴其母强取以歸多方寬譬朴氏略進食物泰然若無事者既葬朴氏給婢買小刀乘夜自鑿喉吭三鑿猶未殊其母驚其喘聲而急救之則朴氏伏

在地而渾身淋血其母冀其火延灌以米飲則喉嚨澎湃皆從三竅出是日遂絶 當宁甲戌事

聞旌閭

金氏

學生玄錫祺妻卽孝子金命逸之從女烈女玄儀德妻朴氏之從子婦也其夫客死湖南返葬無人金氏欲躬往舅姑挽而止及返櫬金氏手解布絞審視之因矢死絶粒舅姑泣喻曰汝死則我老夫妻與汝猶子皆將餓死汝何顏歸見汝夫乎金氏感悟自是以針撿卷織為養日夜不息其自供則油澤麥陳而已其姑先沒舅病風右不仁金氏常手匙以飼之舅已歿喪葬祭奠一無餘憾及祥訖沐浴剪爪 拜辭祠堂仰藥而死距其夫歿為十六年 當宁壬午事 聞旌閭

梁氏

學生金履瑞妻卽烈女金履相妻李氏之婦也履相履瑞相繼以歿梁氏時年二十六與李氏俱決死志購毒藥分藏之李既先死梁氏揮泣曰吾未忍遽絶殘喘者一則為老姑在堂無人奉慰也一則為亾夫無嗣無人饋奠也乃日啜數匙稀粥以存視息及大祥之晨更衣入室飲所藏藥而

死當宁壬午事聞旌閭

安氏 學生全得文妻也自幼孝養其母及歸全氏以母寡獨無依告于舅姑為之養室而與之居其夫客死計至安氏即以死自矢托其幼孤於其夫之兄至成服日就訣于母曰母老無依于女皆幼情理慽然有不忍相捨而殉夫之志斷不可渝矣遂乘間飲毒而死 當宁壬午事 聞旌閭

金氏 學生金宗璡妻即忠臣淮陽府使金鍊光七代孫女也姿性端一雖居村野而閨範甚備及夫卒金氏屢絕方甦殯歛之具手自裁製既殯向壁堅卧以死自誓家人防之甚嚴金氏即收其慽容若無死意家人少懈其防 睾出稿于野金 氏乃沐浴着新衣正席仰藥而死 當宁己卯狀 聞請褒

林氏 孝友 贈持平林敷實玄孫學生挺集之妻也其夫客恩津地得奇疾林氏聞報即日挈其子若婢跋涉至病所以救護其夫臨終囑以善養老父林氏泣而諾之既返葬持制慽怛廢擗三年力

治女紅養舅甚至歲餘舅沒盡賣家藏備禮以葬之泣語子女 吾所以久延殘喘爲不敢負亡夫之託今則吾事已了遂閉閤牢臥以自盡 當宁乙酉狀 聞請褒

安氏 學生李齊綱妻幼不嬉戲既歸甚孝敬舅姑愛之及夫疾安氏嘗糞禱天及喪而壁而毋絕不飲食舅姑泣諭曰汝若從死吾將疇依且汝不能少須臾以待汝大兒成婚乳兒能食耶安氏起歛容曰惟命然而食不能下咽旋卽吐出恐舅姑知之常貯之器乘夜以棄又不自抱乳兒漸離而遠之至小祥告舅姑曰今則乳兒已能食餘皆稍長願舅姑勿復以不孝婦爲念祭訖遂仰藥而死 當宁乙酉狀 聞請褒

朴氏 學生李景元妻其夫寓居平壤得奇疾朴氏嘗糞驗疾禱天願代夫死既蘇潛入其室飲毒幾絕家人急欲救解 朴氏號泣曰吾若少延則夫必遠矣仍以限命 正宗甲寅監司狀 聞命復戶

名宦

高麗鄭地 判開城府事○恭愍朝上禦倭策○我太宗三年錄回軍功賜鐵券謚景烈○原下

同

本朝李行 留後○官至大提學以文章著稱謚文節號騎牛子

權湛 副留後○溥之曾孫官至全州府尹有槐亭集

朴元桂 少尹

閔霽 留後○溫仁淸簡好讀書官至左議政驪興府院君篤生我元敬王后謚文度

南智 忠景公在之孫官至右議政

姜碩德 官至知敦寧謚戴愍有玩易齋集

李季疄 文靖公稿之孫世祖朝佐翼功臣官至左賛成謚恭武

奇虔 以廉介顯官至漢城判尹諡貞武

李恕長 留守○世祖朝敵愾功臣官至漢城左尹封金城君

金良璥

李芮 有文名官至刑曹判書諡文質

金之慶 屢歷臺諫論事不撓四爲監司所至有聲績後以本府留守卒諡敬質

金永濡 官至刑曹叅判

洪可臣 官至判書宣廟朝錄勳封寧原君諡文莊

吳億齡 選湖堂官至叅贊諡文簡

金堉 刱修本府地誌且多惠政官至領議政諡文貞配享崧陽書院

金宇杭 有德政官至右議政○府民爲立生祠堂經歷李公正臣留守金公演沈公珙金公龍慶

並祀之癸未因 朝令撤○原○生祠堂既撤後府人立碑于本祠舊基府官先生遺愛碑自沈相
國始而繼竪者甚多又有生祠堂新建者而不能盡錄

祠址碑文故右議政

金公宇杭以 肅廟壬午居留于松越一年甲申

故叅判 贈領議政李公正臣以經歷莅諸府俱

有所袪弊省徭治績盛多府人士慕其遺愛立生

祠堂於府西太平館里畫像而祀之以寓瞻仰之

誠後以故判書金公演故叅判沈公珙故叅判金

公龍慶保釐之日亦有字利之政遂并享焉 英

廟癸未因朝令撤其遺像子孫各自奉還而祠址

蕪廢士民指點咨嗟者久矣今 上甲辰士人朴

濂倡言於衆曰五大夫之德政惠化在人者如何而歲月滋久風猷騷遠當日立祠之意將無以考信於後其無片石之紀蹟可乎僉曰諾於是折衝梁彦孟幹其事碑于遺址噫祠雖撤而碑存矣百世之下尚知五大夫之有遺愛於是都云爾 金匡國記

○續

徐氏遺愛閣 留守徐公渻徐公宗泰徐公宗伋徐公命均徐公命九徐公命彬善政碑閣

徐命膺記士大夫論 國家薦紳家以淸謹立門戶子孫世其德爲方伯居留輒有遺愛者必以我徐氏爲最然其遺愛徵久於螭首龜趺則惟松京

留府爲尤盛盖當萬曆庚戌忠肅公爲留守華弊以安民生節廩以贍國用暇則課文藝育人材為國家他日需士民德之碑其遺愛以寓瞻仰之思自是二百有餘年之間文孝公冢宰公以忠肅公之玄孫相繼爲留守復述忠肅公之治則士民又碑其遺愛如忠肅公焉文翼公都憲公靖簡公又以忠肅公之来孫相先後爲留守復述忠肅公之治則士民又碑其遺愛如忠肅公焉於是一以太碑屹于達道過者爲之指點咨嗟頌遺愛不衰每留守遞易願得徐氏爲留守民情可以見也忠肅

公碑舊有閣及文翼公居留掘其閣而同奉文孝
公之碑其餘三碑竪之輿所冡宰之碑又制爲去
思臺而碑之今留守有防元禮郎都憲公之祀孫
而忠肅公之仍孫也莅任五朔備述兩世之治因
民之願益拓其舊閣遷四碑以世次同奉二碑之
左扁其閣曰徐氏遺愛閣貽書命膺俾道其事命
膺敢桼忠肅公遺愛槪略以見五公之遺愛亦不
外是嗣後千百年我徐氏之來爲留守者欲求其
治之不忝世德尚有徵於斯記云 續誌載在亭閣類今移增于此

本府雖在外方而設官分職與京衙門同民之

於府官無城主化民之稱 明廟朝有一文士始稱城主仍以成例名公巨卿爲留守恩澤在人沒世不忘者不爲不多而無立碑頌德之事爲沈公守慶始立碑自是相繼列立近因朝令不得立碑。

原

附錄

潜谷金公之撰誌也蓋取徵於曺寧耐臣俊松都雜記大者已備載於誌中而其餘所論亦多有不可泥者今并撫金破屋靜厚坊名誌及諺俗所傳者別為一篇附于原誌之下

○原下同

東部楓橋之東有大濶洞並城北上至東小門有廉興邦舊宅又有小濶洞次冬花井里東有臙脂井俗稱麗時臙脂所染用此水云次坐犬里俗傳道詵作石犬及長明燈坐於子男山下以爲壓勝之

衖

南部過崇教寺里餘有鍾樓舊墟路出古南大門及

前朝華使所由也惠民里有惠民局層閣本辛旽家旽誅後作局今毁次地藏里舊有地藏寺

西部南大門外並城西上第一里曰上紙壓次下紙壓有水陸橋在旻天寺側連接水蜺門橋南爲露臺洞里次演福里西南爲泉洞有永義署橋奇尚書退食齋亦在是洞太平館西爲彌羅里舊有彌羅寺北有國子洞南有板房洞

北部有一巡馬二巡馬里麗時巡馬獄在皮井橋之下今稱馬木洞者盖以此而獄訛爲木里北小山名天台舊有竭功寺南曰禮賓里舊有禮賓寺次二架閣五架閣六

架閣南門內西廊通有架閣故名西曰兩城里舊有壽昌宮宮墻外有半月城是爲疊城故名

本府有堂上(留守)有郎廳(經歷都事)留守所居稱上宅郎廳所居分稱一宅二宅各邑則有座首別監而本府獨無盖以漢城分司不同於外官也

車原頫高麗大臣伯孝全十九世孫也晦跡平山水雲巖洞足不履城市極言攻遼不可回軍後趙浚李良祐言以記功答曰左脅金鱗尚在余何汚開土上祖之忠義乎寧喫五斗醋不叅有功選嚴辭峻志以示不染之意爲鄭道傳咸傅霖趙英珪河

崙所推殺內外族類死亡略盡吉再聞原頫死引書床投諸燈而痛哭趙云仡擊其案而痛哭時人謂投燈之父擊案之盲淮安大君芳幹放歸田里之日想原頫非命不覺喪心至農人田舍之飲却忘騎去牛以歸李養中遁在野外之日怨原頫非命不勝深憤至鄉人獺川之會打破其所盛醪器而去時人謂之忘牛之子破醪之翁

宋復興府使象賢之父也家本在北部鞍子里未第時以蔭監松禾等縣晩年移居全羅道其先世墓山在巴只洞

萬曆壬辰四月晦日 大駕去邠留本府二日 御
南門上聚一都父老下哀痛罪己之 教令陳所
欲言朴鐵壽金慶溥河緯坤等伏地颺言請斬誤
國釀禍病民三人頭以謝一國爲恢復之策 上
問三人爲誰對曰李山海金公諒及臨海用事奴
也觀聽皆竦

朴乃成驍勇有膽略壬亂自募爲兵在臨津障手弓
矢立水上射殺賊及師潰在長湍朔寧之間倡率
義勇鏖賊游兵多斬級與洪季男齊名官至訓鍊
正

文致祥解停初首擧生貟郎囬同世子之孫
車軾字敬叔號頤齋與二子天輅雲輅皆有文章世
比三蘇其宰高城題杆城清簡亭詩曰踈雨白鷗
飛兩兩夕陽漁艇泛雙雙爲看暘谷金烏出晝閣
東頭不設窓簷一時
金明彦字士美元衡當國趍附者皆以賄賂得職公
守素不變元衡敗公得宰大邑俸外不取一毫
明廟嘗試文臣于大庭表立一白幟　命出清白
吏坐其下於是庭臣共推公使坐所歷邑民皆父
毋焉

金漢卿字士元系開城 明廟朝爲靈光郡守有元衛奴倚勢作威暴橫一邑前守皆賓接之公到官乃杖殺所歷甚有聲績

金滉字浩然府使自陽子也居官爲政尚慈蒲鞭示罰吏不忍欺事繼母盡孝爲一鄉長者趙重峯憲其門弟也原○與弟濆濡並享于五賢鄉祠○增

金濆字君澤號餐菊齋才德兩備壬辰爲召募官與朴乃成殺賊游兵甚多原下同

金文豹字斐卿系清風號浩然亭天性質朴學業精苦能通數學有栖圖說傳於世略曰栖之外圓象天內方象地助天

包地外也星之居中者樞星也旁列者二十八宿也即北辰居所而衆星拱之者也日行從水入木次于土而還從水出者冬至之日短也從水入木經行至金而又從水出者春分之日中也從水歷木木入火直行出于水者秋分之宵中也從水歷木歷火歷金而又出于水者夏至之日永也即一物而至理存焉者此也

田見龍字德普系牛峯少叅焚蕃祠壬亂與招討使

李公廷馣嬰守延安城殺賊甚多

明光啓字稚晦西蜀明玉珎之後進士世讓之子也

爲平澤縣監壬亂與倭賊戰中流矢而死

李廷麒驍勇善射家在蘿葍山下卽金長源舊基公

歿後頗著威神府郎朴公安道避寓其家屢見一

丈夫持劒驅遂不得居壬辰倭將亦然今爲徐兵使佑申家

田禹治家在影殿之傍能役使鬼物而詩調超凡已上出曹寧耐雜記

馬伏龍大見㤗奉義慶之子也有儒行世其家動止以禮教誨諸弟雖飢饉之時能不食不義之食弟攀龍季見救其兄癘疾竟染病而死三父子皆賢無間然矣已上出金破屋坊名志

吉再字再父號冶隱嘗作詩曰龍首正東傾短墻水芹田畔有垂楊身雖從衆無奇特志則夷齊餓首

陽麗末遯居善山金烏山

徐馨德崇德花潭先生之二弟也俱有異術世傳二
人頗以異術自矜先生令試之竟不得售云

李西村慶昌周天說略曰天體至圓中高而四邊下
以斗極爲中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北
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二
極天之樞紐只此處不動如磨臍嵩高正當天之
中自北極至嵩高五十五度自嵩高至夏至日道
十二度自夏至至春秋分日道二十四度自春秋
分至冬至日道二十四度自冬至南下去地三十

一度通計地上現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天與日月皆繞地左旋天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月違天而退日行少遲故一日退一度月行尤遲故一日退十三度有奇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日行一歲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月行一歲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所餘六日為氣盈所少六日為朔虛合氣盈朔虛之數為閏閏所以消其盈而息其虛也三十三箇月而閏生十九歲七閏是謂一章八十一章則盈虛之餘分盡矣

尹遂一齋忠甲以四德五性及氣質教學分圈爲圖而終之以敬合以命之曰性命道德教學一貫圖其說曰右圖只爲玩繹小學題辭而作故不復旁引然而聖賢千謨萬訓皆不外是茍於此劈初頭直承當則到處逢其原也按金浩然亭栶圖說李西村周天說及此圖說

舊誌以有可觀者附於卷末故茲取以錄之

萬曆壬子慕堂洪公履祥居留本府公曾擧魁科其時經歷李時楨教授車雲輅俱擢魁元都事尹英賢亦魁司馬於是倣麗朝龍頭會置四壯元稧設宴於太平舘作六幅屛首圖宴會其下分畫花谷

朴淵滿月知足四時勝景各以四律繼之盧其末屬西垌柳公根序其事而鋪張之蓋以柳亦魁元人也年次屏失事幾無傳 英廟壬辰洪公後孫名漢繼爲留守改製二屏圖畫如舊並載詩若文一以自寶一以遺滄淵後孫錫五

黃眞名妓也有姿色能歌詩世稱花潭之道學朴淵之名瀑黃眞之美色爲松都三絶云眞有朴淵詩曰雹散霆馳彌洞府珠舂玉碎徹晴空遊人莫道廬山勝頓有天磨冠海東淵下巖上刻李白廬山詩一句或謂眞所書云○三絶之說擬之非倫而舊俗所傳故存之

崇仁門外有太廟洞世傳麗時祧廟所在云

金破屋坊名誌云內城酉地有都察門今稱都察峴者是也而舊誌不載可疑或云舊有都察院故峴因此得名未詳是否

曺寧耐雜記云由古南大門回顧碑篆門轉陽陵井大明 太祖遣徐師昊立碑于陽陵井其稱碑篆門想以此也其西南爲鑄鍾嶺

本府設營在 肅廟辛未李公鳳徵留守時也壬午留守差備局堂上權公瑎留守時也辛卯稱管理營金公萬埰留守時也

明廟朝特賜康翎燕島魚箭八間於本府成均館而中間因浦人輩弄奸私屬於石潭書院本館齋任

屢度往訟於康翎縣迄未得申 先朝賜牌之地
久屬他邑之院實爲慨然

英廟庚申 行幸時御明倫堂以東西泮村蕭條募
民入居事 下教申飭翌年辛酉徐留守命九倣
太學懸房例給牛肆一坐使典僕輪回販賣而曾
於辛丑金相國在魯已給牛肆一坐并此爲兩肆
自是泮村賴以安集典僕輩爲二公立不忘碑于
香橋外

徐留守宗伋淸簡爲治敦尚儒化備經傳子史等書
以充經閣又多買學田以贍義儲

洪留守名漢至誠愛民多有惠政舊有黃麥黑荏新稻等稅倍價徵捧久爲痼弊至是並令蠲除自官貿用民甚便之

南大門外路傍有四層石世傳麗時歷年一百則置一石歷四百餘年故累至四層云

麗時人物如庾大臣黔弼崔文憲冲尹侍中瓘金文烈富軾金中贊方慶李陶隱崇仁俱赫赫可稱而舊誌不載今不敢添入

我國受 皇朝再造之恩涵濡感戴天地高深雖滄桑萬變志士仁人匪風下泉之思烏能已也本府

前脩之見諸文字者蓋亦有可述焉如車五山天

輅送李提督詩

帝欲全安鰈域東親提齊斧授元戎人間玉帳黃雲卷天上金星赤角空宋主今知羊祜虎周王曾卜太公熊秪應折筆鞭驕虜肯數勞師廣利功○一洗東民萬骨冤聖皇威烈上公恩長驅熊虎衝遼塞大掣龍蛇出海門義在固存興滅國慮深防患重殊藩復由楚社從今日報答丘山未易言○曾費秦庭叫帝閽乞師旋見沐皇恩威靈大暢兵○幾出灰燼重熙國幸存瘞埽一坏陵寢上瘡痍萬姓箭刀痕再着天日知誰賜手額難言死敢議○東土能全一尺天聖神元帥荷陶甄封疆依舊三千里廟社重新二百年漢日却看明宇宙海波猶喜滌腥膻速飛假異非無地從此蒼生可息肩○聖孜偏渥海東邊白骨豈肌孰使然有國無之功不細殆天援也事堪傳元戎師律先人勇外服邦基續命年願把清風頌明德一篇江漢入聲絃 車滄洲雲

輅贈楊副使詩

周漢相傳到大明況逢熙運接河清協天神化開金鏡建極星文穆

王衡鳳詔十行春動色鯨波萬里海無聲懸知宇下東籬在永世重添就日誠 金破屋靜

厚聞杜鵑詩 東溟欲洗三韓恥北極誰明萬姓心半夜孤臣無限淚杜鵑啼血在深林

過石將軍詩 屹立難摧岳家軍對峙層霄正氣存安得有夔如許士走平胡虜靜燕雲

慨時詩 擧目江山雖我地傷心風景此何時嗚呼二百年倫紀東國臣民血淚垂 金普

田瀾石叙 畧曰隆慶元年命左給事中魏時亮川檢討許國頒詔于東方至金川之吾助川有石扇旬然若畫屏周壓灘上於是兩公詠之於詩刊之於碑名之曰田瀾石其後百有餘季而我伯父適以事過此一觀其碑文依然尚帯天朝年號而北望神州宇宙一腥矣慨然有愴古傷今之懐遂次石上韻屬諸情契求和自成一軸竊惟我東之於皇朝崇蒙覆燾之洪造覃恩罔於後世矣故雖拱北末由而此石猶存則追思往古豈能無感焉然則先輩之詮次其詩良有以也足見宗海向日之忱矣遂歷叙其事奉答先輩慕華之意云爾 皆有感慕悲憤之意至

於朴玄石敘金淥事則曰家祭祝號用崇禎不與北使庭拜旹北使來百官庭拜公方在職同僚欲與俱公獨不肯公卽破屋金公子也嘗自慨然曰惟我 皇明太祖掃除胡元功不在禹下當有少康之績及闖中原兵起則曰此豈其北耶歔欷久之云又系以銘曰華夷之辨聖人所謹冠屨既易強暴是恣公在西土眩目盈耳猶不自昧克闡其義曰我 聖祖功齊夏禹是必有復慨不親睹孝廟時命選壯勇士蓋爲志事以儲才也府人朴隆世得與其選卽防禦使朴奎晃之祖也

○續下同

金白巖濟金籠巖澍兄弟也麗末澍奉使入中國還

至鴨江聞已葦世遺書于其夫人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我返國無置身處因脫送朝衣曰夫人死後與此合葬遂還入中國不知所終時濟為平海郡守乘船入海島作詩曰呼船東問曾達津五百年今一介臣可使孤魂能不死願隨紅日照中垠亦不知所終我 正宗庚申設壇海上招魂致祭兄弟並享一院 賜額孤竹○二公本善山人嘗寓居于開城多義洞其家乘云

薛文肅公仁儉文讓公公儉麗朝名臣也或傳麗時為立書院于本府而今無所在不可攷

卓侍中仁顯雲巖原順之族弟也華世後隱居不仕及原順被禍坐謫善山後乃歸老于松京舊第見書事耐臣俊所撰公六代孫慕齋範墓誌公之孫蘇村應輪及蘐俱有文行云

崇節祠三忠臣遺墟俱在府内宋泉谷劉將軍遺址在北部禮賓里金松巖遺址在南部郭莊里而原誌不載今姑仍舊云

尹月汀根壽莅府時振起儒化多所成就嘗召聚府中多士或講學或賦詩名曰斯文會士人韓彦良最被稱奬時與論學未幾卒公為文以祭之甚加悼惜○彦良六世孫生員命相號是學齋有孝行博識故事又以楷隸名世

嚴留守緝居官清白秋毫無所犯遞歸時轡嚮一釘

入裝中至中路覺之卽令還之曰不在其官焉用其物

李埱號耻堂再 除寢郞不就甲子适變埱言于府留守曰适今擧兵來必不入青石洞與我五百軍伏於龍峴近處可以生擒留守以爲适不聽後果如其言又與金自點沈器遠素相親厚及其錄勳勢位方盛埱忽與相絶不通書問二賊後皆以逆死人以為有先見云

崔上舍繼林自少好學不規規於外慕有詩曰此理本無形窮經乃可明奈何今世學擾擾務要名又

日獨坐南牕夜天機可自知多端明日事得失判於斯又曰衣冠從俗制道義學前賢湛然方寸地默契獨蒼天又曰學問元來分內事聊將飢餓付諸天何須逐世要名利好向明窻對聖賢觀此數詩足以見學力之所至矣曾孫進士進大有孝誠父病血指留守洪公鳳祚薦以孝廉至擬寢郎

高麗典書邊肅當麗運訖遯于白川號其里曰慕麗名其坊曰勿屈人稱慕麗節士云增刊同

徐佑申花潭之孫丙子亂以南兵使入援欲直進南漢監司閔聖徽不從到迷源又請於元帥沈器遠

器逵不從至被杖罰及罷歸本道時擊蒙古歸師殺獲甚多蒙古走入安邊殺掠殆盡厥後金時讓上䟽請斬佑申以償安邊死卒之命李時白上劄曰佑申既受閫寄不戰何爲佑申受制上將志不得伸才不得展令玆一戰遂陷重辟不亦可痛之甚乎 上遂免佑申死 出尤菴集及朝野會通

田大方見龍之子以才諝名世 仁祖癸亥李貴守松京募兵得二百六十餘人名曰御營軍俾充環衛貴仍爲御營使以田大方爲叅謀官 出文獻備考

徐留守憲淳愛民喜施尤致意於養士勸武爲買田

以資之仍刻石記其事其儒田記實文曰是學也惟我 太宗聖祖入學開筵之所而圜牧諸先生先後興教抱經修道之士皆得其正傳韞櫝而藏不屑名利信義矣哉此 朝家所以軫念故都人士而釁庠儀度蘉盥供需一視國學仍其館之舊名者也爲保釐者敢不宣上之德以揚嘉茂之實行哉于以置學田贍義儲奬勵青衿日課月程俾多士齊曾之前修之志固有在也今爲館倖日殘不可繼給條科之設其將闕如余莅茲周歲才拙識短無一補益之政時誦師表慙新守人才識舊

京之句只自忸汗乃劃財得數區田歲收稅利以復古式諸君子尚勉旃勉旃其武田記實文曰西京古稱尚武豈提戈鳴弓勇於人云乎哉或曰天磨松嶽扶輿磅礴生於其間者往往有卓犖不凡之人是風氣使然然則形勝之雄於左海者不惟天磨松嶽而西京爲最哉蓋勝國之季以忠義自任雄名偉績之照人耳目者指不勝屈五百年遺風餘波漸染不已輒當 本朝有事之日慕義奮身知進無退此非乃父乃祖若子若孫志氣相襲慷慨自許者歟諉諸山川風氣則未也乃者 朝

家軫恤之典并諸他方奬詡之節在於平時營制一倣兩局關防壯於西道緩急誠有恃矣余守玆土稔知其賞與不優試藝失課乃劃田十數頃以備供射之資亦庶幾尚武之一助歟 右兩碑文並留相所撰而

儒田碑立于成均館傍
武田碑立于訓鍊院傍

鄕人之登於輿誦而未蒙 褒典者亦多如生員是學齋韓命相之孝行才學士人李益贊朴泰彬禹聖天之內行修備士人天山齋禹昌洛李贊之有志經行士人趙琦李體元同知金國寶僉知李英珍士人鄭鐸馬之逸朴東彬李養春林㞳韓就樂

梁應天金鼎禹李鉉謙同知朴枝元部將金啓運
武科全命晃薛世淵李世烜監察韓大勳萬戶梁
廷檍僉使金相禹士人李載均梁彦綱林師國林
潗崔徵秀金啓純劉繼義梁祜鎭崔重遠河始五
武科金樂增之竭誠事親皆不可泯沒也○續增合杜門洞後裔有林德履進學賢門士人金用瀰質表行修此外稍稍有自好之士而不能盡錄○續
婦人烈行如進士李程萬妻全氏士人金元善妻權
氏玄壽廣妻朴氏薛成龍妻洪氏洪宅觀妻潘氏
林奉祖妻金氏馬之遠妻金氏玄儀德妻朴氏金
致五妻崔氏李希祖妻白氏金希沉妻白氏金鎭

國妻孫氏金澗復妾金氏李蕡妻朴氏韓敬穆妻
柳氏洪河瑞妻李氏 金道行妻金氏林昌福
妻韓氏皆夫死從死至如士人許澍妻曾氏將仕
郎權琭妻林氏之孝奉舅姑具百祥妻韓氏之婦
道甚備皆不可泯没也續增合○韓市隱五世孫復咸妻南氏事舅姑孝其
舅病時有白鳥墮柑之異人以為孝感云○續

崧京誌卷之八